

# 水沫集



謝六逸著

上海世界書局印行

## 序

我喜歡用「隨筆」的形式寫我自己的感想或是介紹國外的著作。隨筆與其他的雜文都具有特殊的效能，常常能夠興奮閱者的精神；隨筆是各種文體中比較容易寫成的一種，可以隨筆寫去（Following the Pen），不必要什麼偉大的構想與整齊的形式，可是要寫得好也不很容易。國內的 Journalism 到如今依然不常見富有情趣的小品文字，就可以知道我們對於它是怎樣的忽略了。

五年以來（一九二三年到一九二七年），我很想學寫這一類的文字，使閱者在讀罷皇皇大文之後，稍稍改換口味，正與飽饜珍饈後嘗嘗鹽蕪是同一個用意。可是終是沒有成器，原因就是因循，生活的掙

扎與素養的不足等等。

現在蒐集了幾篇，印成一集。這些文字，僅僅是當作一個小小的結束，始獲有它的存在的意義。我對於自己所寫的文字常常是不以為滿足的，因此之故，這個集子的價值，也如同水沫一樣，所以使用「水沫」為名。這樣名稱曾為日本明治時代的作家森鷗外博士用過，博士的原書所收的是譯文，用意與性質都與我的有點不同。

這集內有兩篇創作（往事與夏茂冬枯），往事只可以稱為一段感傷的插話（*A Sentimental Episode*）；夏茂冬枯是寫給兒童們看的，題材取自希臘神話。最後的兩篇是我的讀書錄，雖不是隨筆，也都收入集內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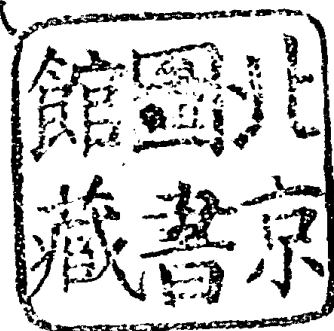
一九二八年九月一日於上海北郊。

848  
621-3  
2

# 目次

三味線	一一八
鴨綠江節	一一五
病、死、葬	一一三
平民詩人惠特曼	一一三
童心	一一三
十日故事	一一八
源氏物語	一一七
夏茂冬枯	一一四
目次	一

A510702



目次

二

伊藤白蓮·····	一一九
加爾曼的愛·····	一一三一
往事·····	一二四
關於「遊仙窟」·····	一一二
中國的「灰娘故事」·····	一一四
霍普特曼的沉鐘·····	一一三二
托爾斯泰的復活·····	一一五七

## 三味線

日本民族有幾種很好的氣質，如恬靜也是其一，在女子更容易顯現出來。由於氣質的恬靜，可以做出許多富於趣味而又雅潔的事物，使得日常生活一點也不覺呆板；雖有暴戾之氣，即可借此化除，其功效當在張天師的法寶以上。比如同一樣的飲茶，我們拿一把大壺，將茶倒在大玻璃杯裏，骨突骨突的喝了下去之後，用手巾抹抹嘴唇；或者採用極便利的方法，伸出舌頭來舐一舐，就算完事。可是日本的女子在未出嫁以前，就得先學習『茶道』。對於進茶的儀式，茶壺，茶杯，茶葉，茶盤，泡茶的開水，開水壺，茶葉瓶，都有仔細的研究。

又如插花在花瓶裏，對於這事沒有興趣的人，不免將二尺來高的蠟梅，插在一個細頸瓶裏，又怕那瓶支持不住，便在牆上釘了一粒洋釘，再用細麻線，一頭繫着花瓶，一頭繫在釘上，這是勉強『對付』的插花法。講究點的也不過在水仙花盤裏多置一些桃源石子；每逢集會，鋪着雪白的白布的長桌上雖也有幾個花瓶，但那瓶裏的花總是參差不齊的，花的顏色並不調和。好在注意這些細事的人本來就少，而且無關於『大雅』，也就沒有人去理睬他了。將花插在瓶裏，要怎樣才整齊，好看，配合，只有研究西洋畫的學生與教師在寫生靜物時，肯費心思在這上面，此外知道注意的人很少。日本女子除了『茶道』之外，還得學習『生花』，都有專門的教師傳授。如花瓶，花的種類，姿態

，光線，顏色，陳設諸端，須學習二三月方能畢業。所謂畢業，并非混混了事，教師任擇兩枝花交給學習的人，學者接了過來，擺好花瓶，隨手插了進去，果然搖曳生姿，疏落有致，不必用手再三改正，這才算是學好了一種枝藝。

『這是他們男子壓迫女子的手段，誰不曉得。』也許我將受到新女子的這樣的搶白也難說。但是事實總要成爲事實的，到現在還沒有什麼鐵證。我只得認爲這是他們豐富自己的生活的法術，從這些細事，可以觀察一種民族的性質。即使我們要獲得參政權，但若每日有一小時或少至五分鐘的抒情的生活，我想也不致妨害了什麼工作。類於這些情趣生活方面的瑣屑，應該看作，築成一條寬大的人生道路兩旁



應有的點綴。假如某人正研究什麼國故，而身上的塵垢可以刮下來過磅，未免太刻苦過於了！我不懂什麼叫做生活之藝術化，我却奉勸從事研究或工作的人，應以十分之六的精力出於學究的態度，而以十分之四出於興趣，否則人生必將變成化石，危乎殆哉！

日本的男女是最懂得情趣生活的人類。方不盈丈的小庭園，他能佈置得精雅曲折。用一盤油沙和兩塊小石，他能做出一盆澹遠如繪的海岸的盆景，這是從技藝方面看出來的民情。又在文藝——如短歌，俳句，俗謠，端唄，——上面也可以看出。日本女子於正式學業之餘，學習花道，茶道外，還得習端唄，謠曲，歐化的（即所謂 Modern girl）自然去彈她的 Piano。有時散步到郊外，走在短樹夾徑的沙石

舖的道上，聽着三味線和着的小吹的聲音，從綠蔭掩着的房屋中漏了出來，使我們這些被故鄉放逐了似的 *Loster* 憬慕她們的恬靜與沉着。又走進都市，雖然也有一種不能避免的喧囂，比起上海來總從容得多。有了什麼正式的宴集，或開什麼會議，又或學校行畢業禮後的同門會，儘可冠冕的叫藝妓來喝酒唱歌，她們來了也只是酌酒，唱歌，彈三味線，說笑，彼此在那一剎那的態度，的確確保持着懇摯堂皇的態度，并未定了非送烟捲一枝過去，以及說『請過來』不可的規律（這是聽得來的，確否待證）。如其要有什麼花樣的話，必得掉換地方掉換人物。這樣的舉動如在我們中國，早就被禮義的大刀隊斬頭了；好在永遠不會有的，但如在暗中鬼鬼祟祟，偷偷摸摸，則又儘可『

網開一面』，學校裏的學籍決不至於開除，操行分數至少必爲合格了。

從前北京的國會議員常常鬧着飛墨盒擲硯台的把戲，如果他們有模倣日本人的聰明，在開會時叫幾個妓女來侍坐，想來那賤骨頭也會被制服着了的罷。日本從前的會議也時時大鬧，不容易議好一件事。有一次正在擲水壺的時候，忽然一個藝妓抱着三味弦走進議室來了，她在鬧哄哄的當中，撥動她手中的三味弦。宛轉的歌道：（大意）『可以了的，就給了吧！』她的歌聲自然不是像我寫在紙上這樣的單調。歌聲未止，滿室的喧嚷頓寂。悅耳的聲；悅目的色，把一個個糊塗蟲呆住了。藝妓未走，大家鴉雀無聲的，居然議好了這個事，藝妓大

約是議長老爺去請來的。如今世界文明，日本的國會早已不請藝妓來監場了，但在我們中華，未始非對症的藥罷。

三味線(Samisen)有這樣的魔力，并非偶然的。這是日人的邦樂，在聲曲中支配各階級的人士，（邦樂中還有尺八，聲音淒涼，歡喜的人不若三味線的多。）它的構造和我國的三弦同，只是形式有別，彈法也不一樣，據說從琉球傳到日本已有三百六七十餘年了。最初只有兩弦，後來由泉州堺的琵琶師中小路加上一弦，合成三弦。舉凡日本的音樂，舞蹈，演劇都離不掉它。三味線既是一種俗樂，故以和俗歌爲主。精於三味線和俗歌（小唄）的人是自庵隆達坊，其後有弄齋坊。可與三味和唱的歌曲很多，先有組歌，長唄，隆達節，弄齋節，小

唄中有柴垣節，加賀節，籬節，投節，土手節，小室節等，更有大津繪節，端唄，歌澤節，都都逸及其他的俗謠。音調是沉着悠揚，和我們的三弦的錚鏘的聲音比較，另是一種趣味。彈奏時也只合宜在日本的屋宇裏面，并且須配上婦女所唱的曲才好聽。

白種人的婦女，在家庭中顯她們的隱技 (Kakushige) 時，有些什麼玩意兒，(除了 Piano, Violin, Mandolino, Guitlar 之類，) 我一點也不知道；但總覺得他們的頭抬得比男子高。中國的婦女如何我不敢說，惟獨對於富於情趣生活的日本婦女，我頗為中意；可惜我沒有。

## 鴨綠江節

薄靄籠罩的湖面上盪漾着的小舟裏，青年男女們在合唱那 *Santa Lucia* 的小曲了，*See Where from wave to wave, Soft breezes wander*。這時果然來了一陣微風，報知了秋的消息。再仔細聽那歌聲，決不是課室裏的徒然的叫喊，是使人聽了週身輕鬆而覺陶然的音浪。與大自然融化的音樂，似乎不大有肯去領會，大眾都羣趨那紳士的交響樂，屏息在輪奐的大廳裏。

空際的萬籟，小鳥啁啾，蘆葦叢裏沙沙的聲音，都是絕妙的音樂，足與這些媲美的。只有各地方的「俗謠」。俗謠是誰也著不出的，除

非他自己心領神會的唱了出來。好的民謠產生在僻靜的村野，在負販與卒的口裏。肩輿的人見對面有婦女走來了，抬前面的人歌道「前面一枝花，」這時正要轉灣了，右邊的路上若有穢物阻礙，抬後面的人恐前面不會注意，於是緊着叫了一聲「右邊牛屎巴，」自然成韻。他們腳肚的筋已經跑得緊漲了，一陣的有音節的呼吶，又從新恢復了他們的 Energy。從勞動裏發出來的歌聲，較之閑散時在湖面歌着的，另有它的可貴的輕快味。

『鎮江山，蟲鳴着秋日的散步，走着的小路中有荻花，添風情的女郎花，那裏吹來了鴨綠江的風。』

『看起來，Yoisho，什麼苦也沒有的乘上木筏，一隻手拿着小槳

• ara, 波的上而, yoisho 前前後後的看顧, yo, Ara, 掌舵呀—yo  
• Tiyo Kon, Mata, 當心呀岩角, Tiyo-Tiyo。』(註)

『惠山鎮最高的是八幡山，前是營林廠，後是筏班，對面望見的是支那國，中間流着的是鴨綠江。』

『朝鮮與支那交界的鴨綠江，撐筏雖好，柰有冰雪阻攔，明天難抵新義州。』

這些俗謠是撐着木筏順鴨綠江流下的木筏人口中的樂聲，是他們冒險，嘗艱辛時的興奮劑。他們沒有智識，嘔歌出來的是天真樸質，不假思索的。歌詞不免卑俗，可是這正是他的好處。這些稱叫鴨綠江節，最初流行於朝鮮各地，藝妓，官吏，士庶，商人，小夥計們普遍



的唱着。後來流行到日本，從長崎，福岡，博多，傳到神戶，大阪，東京等地。這類俗謠的唱片(Record)，隨處都買得着的。它已取得了從前流行的浪花節的地位，而傳播最有力的便是花柳界的女性，她們坐在蓆子上彈着『三味綫』(三弦)，歌此發洩她們的哀怨。又在夜靜時，薄暗的燈光下才孑孑着的浮浪者的口中，也哼着這些小調。

鴨綠是劃分朝鮮滿洲的一條大江，延長約二百四十里。日俄戰爭前，俄人設有森林採伐公司，投資數百萬。戰後俄人放棄權利，遂入日人手，由陸軍部設軍用木材廠。鴨綠，豆滿大江兩旁的森林，都歸日人經營。每年九月至十月伐木，天寒降雪，利用冰雪，以牛撬搬運出山，編筏流入江中。筏夫大半是從日本內地去的，也雇用朝鮮人和

中國人。日本的藝妓是同所謂英國的旗子一樣，無一個地方不去的。所以江邊的木筏上也有那當作先鋒的娘子軍，鴨綠江節的流傳，這些娘子軍都有功勞，不過她們不能永遠在筏上唱，「不勝遺憾之至」。

(註)羅馬字表呼吡的聲音。

## 病死葬

火焰般的陽光射到窗外的白石灰牆上，所有的熱氣都向我的房裏送進來，我睡在床上發熱，已有三天了。想到架在蘇州河上的兩座寬大的石橋，人和畜類喘着氣流着汗在那炙熱的橋上跑過；馬路上的柏油被陽炎薰蒸至於溶化，摩托車輪馳過，柏油就被拔起，電車道旁變成軟泥般的路，這時我的頭更加暈漲，頭上的汗隨着短髮濡濕了枕頭，照常的聽着弄堂裏江北小孩叫賣『冰噲，冰噲』的迫切的呼聲；我便想一躍而起，渾身去浸在水裏。只要頭部肯聽話也好，但終於成了『希望』。屋裏除了幾架書外，只有寫字桌和几凳，我的目光轉移到那

一册一册豎立着的書，牠們似乎要我去拿，我只能週而復始的看那書脊上的標題。偶然看見二三只蒼蠅叮在天花板上，馴伏着不動，平日重疊着打架的已經不知去向了，大約是嫌屋裏太熱，而又沒有可以駐足的殘餘之類吧！房裏是幾天沒有人來，直到有一夜腹痛，大叫一聲從夢中醒過來時，樓下的夫婦被異樣的聲浪驚破了好夢，這才蹣手蹣足的走了上樓，推開我的未下鎖的房門，隨即扭燃了電燈，『原來你還在家裏……』我很清晰的聽了這聲音，破了數日的岑寂。到他們替我將水壺帶下樓去後，不知什麼時候我已昏昏的入睡了。

『痛苦總是難熬。』這樣的想時，便起了進病院的念頭。可是聽人說進這地方的病院，若要不氣死，只有住頭等病室，進去固然容易，

但出病院後便要發生難題了。想請中醫，既無人肯推薦什麼國手，又怕遇着了試藥郎中，要我吃什麼千年活首烏和童便。管他娘的！還是自己處方吧：有時買了 Aspirin Quinine，『用微溫湯送下，』撞着竟霍然了。這次初病時沒有人買藥，所以拖延了五六天。病中心裏時時自訟『該死！吃了熱的又吃冷的。』借這樣的咀咒聊以安慰，希冀減少一點痛苦。但到了能大嘆大喝的時候，不免又將說『死也不算什麼』了。病時，我睡在床上，東想西想，想出了許多不吉利的事。

我們讀傳記時看到一句『醫藥符錄罔效，』那末下文必不會是『依然健在』了。有人說死是神祕的，也有幾分道理。死的形式無論是什麼，總是一注很大的損失。有的是不該死而死，如像孫中山一流，在

死的一剎那，定有無限的留戀。有的是死得頗情願的，如日人有島武郎與波多野秋子之死於輕井澤，死時應該是從容而淒楚吧！有的是突然被死神之襲擊，如廚川白村博士死於地震，死時定有難說的驚恐吧！以上諸人的死，并不只一家一國的損失，也是東方人的損失。這些人都是死不得的，還有詩人也死不得。詩人長眠地下，雖然可以聞聞野花青草的清香，但一定有許多不自由。你看，詩人的所歡者已經蹣跚然走來了，手裏拿着的是整束的鮮花，到了墓側，就撫摩着碑石嗚咽。再從腰襟裏摸出粉紅色的絹巾來拭淚，日落崦嵫，眼看着她孑孑歸去，這時詩哲的靈感雖富，勉欲做幾首『沙約拿納』的詩，也有所不能了；除非被請去降臨同善社的乩壇。

關於死的各處的風俗，寫不勝寫。有許多地方是因爲人死了，反增加他們的快樂，家中格外的熱鬧，在出殯的前夜，請了許多戲子到屋裏唱戲，唱的都是很香豔的——如『和尚戲妹妹』之類。這有什麼用意，很難索解，大約意在祓除不祥，說得老實些，就是替孝子解悶罷了。倘使不這樣做，那末鄰舍就暗地議論，親族中也就看你不起。此外呢，有些人家死了長者，在哭聲止後，隨着又起了打罵的聲音，那便是妯娌在那裏爭死人頭上或手上所戴的金銀珠寶了。至於箱篋裏的東西，早就不等死人斷氣，設法運走。到了後來，大家不認賬，又起一場爭吵。在西南幾省的所謂士祿之家的，還有一種最壞的習氣，析產時，長房有長孫的照例多分一點什麼，但也應付出相當的代價。比

如祖母死後，那揩拭死人面部的濁水，大兒子和長孫須得嘗一嘗。我幼時就看見我的堂兄做了這樣的把戲。那時祖母死了，大家亂紛紛的，到了應該嘗濁水（另有文雅的名詞，現已不能記取。）的時候，就看見伯母拿着一個碗從人叢裏尋我的堂兄，碗裏好像盛着什麼好吃的東西，伯母將碗口放在他的嘴比一比式樣，惟恐他真的喝了下去；又用力拗着碗邊，防止他用手來接碗；萬一果真吞下那『好吃的東西』。那時我們是七八歲的小孩，什麼也不懂。伯母去後，我的堂兄忿忿的說『媽又拿肉湯來騙我了。』直到長大起來，提起往事，二人不住的苦笑，而對於仁慈的伯母，實在只有感激。在做這套把戲時，那幾位歡喜與波作浪的嬸娘們，已是立得遠遠的監視着，暗地好笑，以爲



道是應有的交換條件。

『未知生，焉知死，』我又將這樣的『撒屁』了。其實只要值得看重的，生與死都應一樣的看重。普通的心理，一個人生着的時候，大衆却不甚重視他，直到死了，這才悲哀，開始忙亂。就和一件東西在我的桌上，因為他存在，可以隨時供我用，反看他不是很重要，到了四處尋不着，他的好處又時時記憶起來了。在作品裏我們可以看見作者寫死比寫生賣力氣，寫生的常常不出「呱呱」兩個大字，而寫到死字，就不僅止『嚎啕』等等了。若要看老實一點的關於這類的作品，自然希臘三大作家和莎士比亞的悲劇都可以入選。倘使要看得眼睛辣辣，骨頭酥酥，那末，翩翩的，身體苗條的什麼家們可以看看『病瀟湘

魂歸……』也使得。或許將寫出比這些更好的來給我們鑑賞了。

也有看生并不重要的。每當春季，我們走過公設市場的外面，就看見許多大肚子懷着胎的婦人，提籃挾稱在買小菜；尋仇似的稱斤論兩，和小販嚷着。籃裏已秤好了豆芽或什麼，又再從小販的菜籃裏多抓一把，賣者不服又抓了回來，如是者二三次。她終於忿忿的走開，一邊咕噥着一面走到了街心，猛然的一架汽車衝到她的身旁，路上的行人已驚駭着嘆息『二命難保』了，不料車子過去，她仍爬起來拍拍身上的灰，收拾了東西，踉踉跟跟的走她的路。這也算一種miracle。

接於『壽終……』之後的就是『安葬』。『安葬』二字簡直可作安穩的葬下解釋，在鄉裏，先請堪輿家，看來龍去脈；看風向；看『利』長房

抑『利』二房，看出逆子否。若堪輿家看準的地，挖『空』時沒有石頭，沒有水，沒有蟻，那自然就『安』了，萬一又挖出什麼金烏龜等等，則『真命天子』之出現，也不過一兩年間事了。集族而居的，葬地早就準備好了。其地，共分二類：曰官墳（應作公墳，）曰私墳。凡有子孫祭掃，生平沒有做壞事的，都葬在公墳，於是乎，『居之安』。如其沒有子孫（此所以……無後爲大也歟？）或是受刑事處分，有盜竊奸情等事的，死後就請入私墳，這種墳另外有一個好名稱，就是『亂葬墳』，是不立碑石的。有時因爲爭地穴，同族中不惜械鬥；因爲聽到一句葬下利某房而不利某，手足也不惜參商。又或是某姓的葬墳在我家的前或後，據說破了風水，於是又不惜打幾年的官司。在

我們那邊，一出城關，除了田圃，官道以外，望去都是『土饅頭』，也有巍巍然立着華表，高大的碑石刻着『清封……大夫』的；也有誥封什麼夫人的，而貧賤者的墳上只有幾根茅草，白楊的蕭蕭也難於聽到。即使永無後人照料，那墳的形式仍然存在，因為沒有人敢去踏平他，踏平了不怕晚上鬼要來尋着你麼。我很擔心，沒有另一馬爾沙斯出來計算幽冥界的人口論，照故鄉的情形看來，終有一天要擠滿的。城中的『饅頭館』每日在那裏製造，域外實在難覓安置『土饅頭』的地位了。

如其在春天，我們要描寫江南一帶的風景，自然寫到蔚藍的天空；灣曲的溪流；水車的茅亭；菜花的香；百靈鳥的啼。再往下寫，不免

將寫出一件東西，那就是擱在阡陌間的黑棺材，這與芬芳的圃菜旁有米田共的貯藏所一樣的使人不快。將枯屍厝在什麼會館，公所裏，固然大煞風景，而田野間橫陳着黑棺，尤足使老大的支那文明有了點綴。

據說佛教有四葬：曰水，曰火，曰土，曰林（即野葬）。也有任鳥啄食的，如邦貝附近的瑪那巴岡的「沈默之塔」，是世界著名的萬人坑。澳洲土人中有吃死人，使人葬在肚中。這些處置死人的方法——葬式，可以說形形色色，各民族，各地方，都保有他們的奇異。普通的人，既沒有進 Wastminster Abbey 或 Pantheon 的身分，只好就佛教的四種擇其一。最使一般子孫安心的是土葬，因為每逢清明節到墳上

去，都使人想到下面還有人睡着。水葬或野葬不免被魚鱉鳥獸分屍，「聖人」并未這樣吩咐過，試問於心安乎。土葬呢，古今中外普遍的奉行着不必多談。火葬除了佛家外，在東方還有日本人，行了「荼毘」(Dohi)後，再將遺骨裝在瓶裏，葬在地下。葬後在墳地插上一條狹而長的方木，頭上是尖角的。日人多信佛，喜爲死者加上什麼「……童女」「……尊」的法名。葬的地方常在神社或公共的墓地，那裏有深幽的樹木，雜蒨的野花。活人走到裏面，覺得靜寂，可以徘徊一會，不致喚起地下有白骷髏并列着的聯想。還有奇特的，不知在何種報紙上看見有一個美國人將他的父親火化後，將屍灰拿到高岡上任風吹散，這足以使他父親的原形質還原，的確是「科學的」了。

在下葬前還有赴葬的儀式。送葬者和靈柩排了行列，在路上走着，這應該怎樣的沉默淒涼，然而住在上海的人決不如此，祭亭輓聯，『清音』軍號，綿連幾條馬路，人夫在叫罵，有的嘻嘻哈哈。孝子遮在素布裏，不知幹些什麼。與其說道是出殯的行列，毋寧說是兒戲。這樣的『大出喪』，一點也不覺得有什麼淒涼之感。反不如貧賤的人，用兩名夫扛着一口黑棺，棺上擱一點紙錢，親人扶着棺側哭着跑路的，使人看了倒發生傷感的心情。然而如此簡陋，成何體統！

想到這裏，要暫告休息了。這篇東西所寫的都不是吉利的話，萬一清晨展開在閱者的眼前，觸了忌諱，是很不好的。最好留到下半年再看，或者簡直不看。但我寫的人一點也不怕，因為，『姜太公在此』。

# 平民詩人惠特曼

(上)

一八一九年五月三十一日，惠特曼 (W. Whitman 1899—1892) 產

於美國長州的西山。其先世於六百六十年前，由英國移居哈丁敦，到惠特曼已經是第七代了。四歲時，他的家移住紐約對岸的佈魯克林，他的父親是個木匠，兼務農，惠氏讀書到十三歲時，因家寒須圖自給，十五歲時，單身至卜蒙登，在法律事務所裏作工，後爲醫者的司關，爲印刷所的工人，恰好印刷所的工頭喜歡讀書，時時借書給他，替他解釋，於是更增加他的讀書興味。他此時喜讀的書是：天方夜談。



司考特的小說，和沙士比亞的著作，就中猶愛誦司考特之書，十八歲時，他回到長州，在一個學校裏充教師。

惠氏有兄弟九人，次男便是他了。西山臨海，山光水色，在在引人美感，幼時，盤桓林中，與小鳥爲友，時則嬉戲砂中，與浪濤相狎，可謂得天獨厚，而此時的生活，已經是詩的了。其時他的環境，不外漁農的人，皆是平民的生活，所以他後來的詩情，友愛，親密，都是由這個時代培養出來的。十九歲時他一個人辦了一種週刊，名曰，Long Island，自己購買印刷機器，鉛字，在家中印刷，拿到亨丁敦去賣。或時又見他拉着一匹馬，積着貨物，在斜陽影裏，穿過森林，到隣村去。他的一切行爲並不是萎靡不振的，頗足以證明他的熱烈的感

情。因此，他的精神乃能四季不歇的吸收，思索，觀察而體驗。

二十歲時他想獨力發行「長州報」。作稿，印刷，發賣，都由他一個人動手；但惜乎沒有成功。二十二歲時在紐約的一家大新聞社爲記者，這時始嶄然露頭角。他的詩及短文，常在「新世界」雜誌上發表，亦爲「民治評論」的投稿員。同時有惠特爾 (Whitier) 布蘭特 (Brant)，何爽 (Howthorne)，郎法洛 (Longfellow) 諸碩彥。一八四八年他遊歷美洲南部，雄山大川，將他的詩的特性都浸透了。其後在新俄爾洲編輯新月報。一八五一年在布魯克林發刊一種「自由人」的報紙，起初是週刊，後來改爲日刊了。一八五五年「草葉」第一輯出版，內容爲詩十二篇，計只四十五頁。是不假手他人，自己印刷出版的。當時

很有許多人非笑他的詩，但是他仍舊鼓動他的果敢，向着他所認定的目標前進。幸好有愛麥生 (Emerson) 很鑑賞他的詩，他說：「這是美洲所有睿智之中的卓越的作品，我是欣悅極了，我在詩裏發見了許多東西，他的優點便是固確的鼓舞閱者。」我們看愛麥生的這句批評，便可說他的這種革命的詩，是不湮沒的了。『葉草集』第二輯於一八五六年出版，增補新詩十二，有四百五十六頁，出版的地方是波斯頓。其後起了南北戰爭（一八六〇年），其弟喬治在軍中負傷，便自願為野戰病院的看護卒，居病院者二年，所接觸之傷兵，有二萬左右。他本是富於同情的人，對於傷者，他努力給與他們的慰藉。因此他的詩的經驗又加增了不少，『草葉集』裏的『軍鼓之音』，把戰場和病院的

情況都展開於其中了。戰事畢後他到華盛頓，當了一位月薪六十六元的書記，其後竟遞昇到一千六百元，定了終身的約，有一天他的上官在抽斗見了他的『草葉集』，說他是一個過激者，把他辭退了。但是因此他的名望更加，成了名家，便也是在此時。林肯的被暗殺，他得信後竟至於暈絕，他是極同情於林肯的，有『林肯憶說』的長詩一篇。這年又作了『民治的幻想』Democratic Vistas及『印度航海』。一八七三年二月，因為精神過於勞苦，得了身體麻痺病。同年五月，他的母親也死了，自此他的身體日漸衰弱，便家居讀書，一八九二年三月二十六日，在卡蒙登逝死，年七十三歲。

(下)

美國詩人特拉位耳說惠特曼的詩是舊地上的新解放之力。惠氏的詩和他人的是一樣的，他一生並沒有什麼奇蹟，不過是能夠堂堂的做一個人而已。他與自然極相親近，他將他自己當成宇宙的中心，由這中心點，以觀照四方；但他並不是征服四方一切，他是以自己爲『自然的過程』之一，他以五體吸收自然之力。他以吸收之力；自己的體軀，由詩裏再現出來。他認他的身體是最好的一條自然的過道。他自覺宇宙之力如穹蒼漫海，穿山通海的洋溢着，通過他的五體而洋溢着，因這自覺湛於他的全身，胸臆的印象，情緒，行爲，都經過自然的洗禮，所以他的詩便是一種預言，又是自然的復寫。

惠特曼的詩，表出自然之偉力者很多。他以爲自然便是偉大之母

，且爲生之最善的泉源，這泉源與直接生活相並，就是健全，幸福。而且這種生活是極平等的。他說人間最善的修養是：

『有男子的勇氣的本能，親切的同情與自重的生活。』

他便是在這種生活裏面吟味友情，靜悄悄地快樂。他又說：『和自己所好的人在一起住，是十分滿足的。只有黃昏時和人們在一起，和美的，可尊的，健康的，笑樂的人圍籠起來，又在這些人中間通過，手兒相觸，臂兒相摩，或倚俛於伊等時是十分滿足的。我不更求這樣以上的了，我在喜悅之中；海中，泳來泳去。』

足見他是一個喜與愛的詩人，他愛健全，調和，自然，男女。在他的詩裏找不出一點厭世的傾向，無一處不是求生，歡呼於生命之中

的，他臨終以前有一首詩——

喜悅！船友！喜悅喲

我們的生命歇住了，我們的生命開始了。

長的，長的繫索離開我們了，

船遂自由了——伊飛躍了！

伊迅速的離岸走去。

喜悅！船友！喜悅喲！

這時便是他脫離人生的桎梏的呼聲。

在他的詩集『草葉』中，可以看出他的思想。第一是主張個性，主張個性之權威。

各個男人向他自己，各個女子向他自己，這是過去與現在的話，不朽的話。

無論誰人也不能為他人獲得——無論誰人！

無論誰人也不能為他人而成長——無論誰人！

歌是向着歌者的，但仍重返於彼，

教訓是向着教師的，但仍重返於彼，

殺人是向着凶手的，但仍重返於彼，

竊盜是向着盜賊的，但仍重返於彼，

愛是向着愛人的，但仍重返於彼，

贈物是向着受贈人的，但仍歸於彼。



辯論是向着辯論者的，

演劇是向着男女優的，不是向着觀客的，

誰也不能理解他自身的偉大與善良以外的，或是他自身的特長以

外的……（註）（草葉集的自我吟）

惠特曼在這詩裏以為個性在本身是有機的存在，不是僅以社會的一分子而保持存在的，他以為真的生活是由本身出來，仍舊歸諸本身。人的個性是至尊無上的，他又歌曰：

「從此時起，自由！

從此時起，使我自己由限制，空想的境界線解放了。

到什麼地力，絕對是我自身為主，傾聽他人，思考他們所說的，

立定，探求，容納，深思，

溫和地，以不可拒的意思，自由身奪去拘束我的桎梏。

我由空間吸取大氣，

東西皆屬我，南北亦吾有。

我較自己所想的更大而善，

凡物於吾皆爲美，

我對男女重複的說，你們爲我盡力，我也同樣的爲你。」

他所說的個性是什麼呢？個性便是人的精髓，也不是離開肉的一個概念的靈也不是離開靈的一個肉的盲動。人的外部與內部溶合的一體之中，人的存在是不用說，這個性便是在全體中的活動力之總集。

倘若離了個性，則不成其爲一個人。外面的人是常爲人所見，此個性則不易見，倘若外部的人受了壓迫或是繼續虛僞生活的時候，這個性是要乘機發作的。

惠特曼的詩的一個特質，便是這個性的動作的呼聲。

惠氏的重要著述有以下幾種：

- 1 Passage to India (1870)
- 2 Democratic Vistas (1870)
- 3 Memoranda during the war (1882)
- 4 November Boughs (1888)
- 5 Good-by my Fancy (1891)

6 Leaves of Grass (1855—1874)

7 Specimen Days and Collect

平民詩人惠特曼

一三

## 童心

一陣秋風，將園裏的樹葉紛紛吹落在草地上，有些却被吹到那冬青樹上積着，使人想起它們這一年的工作，就在這個時期要暫告休息。到了明春，它們的樹心的輪紋，便要加多一圈了。因為循環的枯蕊，所以在冬日陪伴北風與霜雪的枯枝；和夏日把綠蔭掩蓋在地上的肥葉，都同樣的有許多詩趣。假如拿人生把樹木比較起來，那童年時代和浪漫的青春期，便是蔥蘢的夏木的彷彿了。然而我們要經過一次蔥蘢的時期，這就是時之神所不許可的。但也並不是沒有方法可想，每當月明之夜，偶然聽着鄰家小孩的幾句歌聲，便把我們現在的心推返

到童心的境地，像逆浪送小舟一樣。於是兒時倚在母懷裏強要玩具的情態，和聽了人家說過殘害的故事以後，便把雨後捉得的蜻蛉斬首的行爲，都一一湧現目前，因而痴立着幾分鐘的事，常是不免的。

如果年光可以倒流，我們還可以將童年鈎了回來再過幾年，可惜這是夢話。可是我們可以借文藝之力，使我們的童心再現。這只有我們讀他人（包括兒童）所作的兒歌的時候；或是我們替兒童做幾首詩歌的時候，可以享受這樣的權利。我想在藝術的領域裏面，恐怕沒有比兒童詩歌更純粹的了。愛爾斯登（M. Alston）說的，「使兒童的夢實現，用詩來充滿兒童們的生活罷。」在壯年時期，我們只得用兒童的詩歌來使我們的生活更加有趣些。

現在我想說及幾個兒童詩歌的作者。

在英國流行的兒童詩歌集「詩之庭園」(Children's Garden of Verses

)的作者司梯芬生，他的詩歌裏佈滿着快活的精神。他的兒歌之動人，具有荷馬那樣的熱情，他把兒童的幻想和青年武士的冒險心，結合在一起。他除了兒歌集以外，還有許多詩集，如像矮林，巴拉茲，旅之歌與其他等。他的詩歌是民衆的，與美國的惠特曼相似。

其次的一歌兒童詩歌的作家便是德拉麥爾 (DeLa Mare)，他現在還健在(一九二四年)。他作的兒歌是幻想的，女性的，陰影的。他把現實的世界看做夢一般的境地，所歌的多爲明月之光；銀色的蘆葦繁生着的水池，遊魚的潛藏等。他無論在什麼時候都把持着兒童的靈

魂。使讀者能在他的夢一般的園裏遊玩，而又得到幸福。我們讀他的兒歌時，我們已經脫離了這煩囂的世界，到了一處大氣柔和，月光遍照的園地。有許多兒童在裏面幸福的遊玩着，鳥和獸都不畏人，全沒有一點恐怖；沒有高聲的喧笑，清靜之極。這般的境地，是他二十年來爲兒童作歌的優越的成績。

此外英國還有一種兒童詩歌集名叫母鵝集 (Mother Goose)，載有許多極普通的歌謠。讀者閱此集時，覺得有許多的英國兒童在旁邊嬉戲着。這部歌集的作者已不詳，或說是鵝夫人作的，但原書的形式并非出自一人之手。其中歌詠山羊，鼠，蝸牛，鵝，蛙，雲雀，駒鳥等類的居多。又曾用 A B C D 二十六個字母作成遊戲的歌謠。是一部六



七歲的兒童可以理解的歌集。雖然是通俗的，而歌的調子却很好。

浪漫派詩人布萊克 (Wm. Blake) 也作有兒歌，他的天真之歌一篇便是的。阿爾斯登批評他的兒童說是多申訴於成人，其中缺少動作。他的集中如守兒歌等，都帶着神秘的色彩。

日本的兒童詩歌的作家也不少，最有名的是白原北秋，他也是一個詩人，也作短歌。他在明治四十四年 (1921) 出版詩集回憶，歌詠他的幼年時代。在美麗的音調中，暢快的追述幼年的夢，他的詩最富於真實性而又有童謠的素質。他從大正六年 (1927) 起，始作純粹的兒歌。第一部兒童歌集是蜻蛉的眼珠。他在序文裏說，「我的童謠不僅說是美與上等，乃是使十三四歲以下的兒童讀的，不必是爲十三四歲以

上的多少附有外物之心的少年少女而作……我注意於直接打擊兒童的心這一點。……老實說一句，兒歌是比較什麼更容易懂得的兒童的語言歌詠，是兒童的心，同時對於成人也有深的意味。「他的兒歌有兩個特色：一是用新的感覺詠兒童的生活；二，歌調輕快，內容不單調，富於變化。他的兒歌的著作很多，有的收入白秋童謠集裏面。

與白秋齊名的是野口雨情，他的抒情小曲在日本很有名。他作的童謠十五夜的月亮，爲日本的婦孺熟知。野口氏自述他作這首童謠時的情形說——

正當母親逝世後，小妹又到鄉間去了，老媪也請假回家去了。只

有我一人歌詠這殘留的寂寞。我看見這十五晚上的滿弦的月亮，便記起要對他說的懷念，我對他道，「十五夜的月亮，你好呀！」此外又對着月色說了許多悲楚。那種無端的對着月亮說話的孩子氣，無論誰人，都會有過這種時代吧。然而到了稍具知識之後，今天在學校的理科時間，被教了月亮這東西，所謂月亮，是和我們所住的地球一樣的土塊，沒有植物，沒有動物，也無人煙。看去想兔一般的地方，現在用望眼鏡看去，不過是深深的谿谷……因為要知道這些，便將我從前所有的，對於月亮的美的詩的空想除盡了。自然我們沒有排斥智識這種東西的理由，可是將要作童謠的心情的時候，應該注意，不可因為智識而使真實的兒童一般

的感情與如夢的空想受了蒙蔽。

野口氏的最初的兒歌集的朝花夜花，也可以看出他的兩個特色：

一、田野似的，即鄉土的，二、調子單純，抒情的分子很多。

日本除北原白秋，野口雨情外，還有白鳥省吾，西條八十，也是著名的兒歌作者。白鳥氏的歌謠，富於田園的情趣，咏自然之美（他本是一個自然詩人）。西條氏的著作，多為情感的，表現最近的日本民族的特性。

以上四人，是現存的日本的四大兒童詩歌作家。

兒童自作的歌謠，著名的很少。美國有一個女孩子名叫康克令的，她作的詩很使人驚嘆。她的清新的情趣與表現的自然；與獨創一格，不模倣他人，使得一般愛詩的人佩服不已。她現在大約有十二三歲（一九二四年，）在四年前就出版了一部詩集，題名少女的詩（*Poems by a little girl*），一九二二年出版風的鞋（*Shoes of the wind*）。她雖然與我們同住在一個世界裏，可是她的世界是幼年的少女的世界，即是花，小鳥，日光，樹林，海，溪流，夢的世界。加以她的細密的觀察與感受，造成一個希有的天才，現舉出她的兩首詩於后。

Orion (臘戶星)

I saw Orion glitter

Through the dark—  
boughed elm—tree.

And though I am little,  
though I could not

Know or image,  
How he comes there,

I knew how beautiful he was.

Wood Dove (子鸞)

When moon is breaking

When the sun is rising

Over dark blue hills,

I hear a voice say

Coo..... Coo.....

It is Mistress Wood Dove

Hidden and alone,

Glad of morning,

I call,

She answer,

Morning is sweeter

For her voice.

這兩首詩，不是成年的人做得出的。第二首咏山鳩的，較之前一首更好，如說「因為伊的聲音，清晨更甜蜜。」不覺使我想起了范成大田園雜興中的「老翁欹枕聽鶯囀，童子開門放燕飛」的佳句。又如原詩裏的「我叫，伊答」等句，其用平常語言的自然與活潑，簡直是兒童的特產物。記得美國的平民詩人惠特曼（W. Whitman）在自己的

歌第六首（見草葉集二六葉）吟道：

一個小孩說，什麼叫做草？他用豐滿的手拿着〔草〕給我看。



我怎麼能回答這小孩呢？

我比他更不懂得這是什麼。

現在我讀了美國少女詩人康克令的詩，更證明了惠特曼的這兩句詩所含的至理。

謳歌兒童心靈的詩人們！我誠意的禮讚你們。因為有你們的兒歌，使我們不能到幼稚園裏去的成人，也得窺兒童的樂土。

可懷念的童心呀。

## 十日故事

在世界著名的傑作裏面，如天方夜談等，所具的普遍性與永久性，固然是歷劫不磨的。除此類書外，還有意大利鮑加喬 (Giovanni Boccaccio 1313—1375) 所著的十日故事 (Decameron, or Ten Days Entertainment)，在文學史上也具最大的價值。

十日故事起稿於一三四八年，一三五八年完成，費了十載的精力。當一三四八年時，達司加里亞城市瘟疫流行，作者乃想像弗洛侖斯城中，有女子七人與男子三人，因為避疫，逃至郊外的一個花園裏，他們沒有什麼消遣的，便每天在園中談故事。在十天以內，每人每天

各講一個故事，因此十日故事就是一百篇的長短故事。其中大半是述戀愛的，每篇都各具特殊的形式，富於清新的趣味，刻繪當時的世態，人情，風俗。能使閱者的感情與想像，得到刺激。此作成於「戀愛征服一切」的箴言之下，所以它能描畫一切戀愛的動機與結局。人類的感情，諧謔，悲哀與殘酷，都融混在這百篇的「浪漫事」(ROMAN)裏面，使我們閱此書時，繼續的睜着驚異的眼光。

此作影響後起文學家的力量也極大，德國作家萊星的賢人拉旦的結構，即是受了百篇中三個指環的暗示，薄荷的花鉢一篇，英國詩人濟茲曾用詩的形式重述，此外還供給了許多作家以戲劇的材料。

這種偉大的作品，令我們感到有完全逐譯的必要（各國大半都有

有譯本)。即使沒有完全的譯本，能如却而司蘭姆姐弟之重述莎士比亞樂府的辦法，也是很有益的。至於想領略原書的美妙的人，至少要看英譯本。英譯本中比較完全的，是李格氏的譯本，書中有嘉龍氏的繪畫；可惜價錢太貴，要四十七元左右。此外有洛勒吉出版的一種，也是李格氏譯的，附有西蒙司氏作的鮑加喬的傳記，價錢還便宜；還有一種是聖馬丁的版本，要算是最通行的了。

原書中有一篇寫牧師的愛情的，充滿着譏諷與諧謔，茲述它的梗概於下。

非梭爾山上，從前是一個大都市，如今已成廢墟。繁盛的時候，

人民崇奉僧正，寺院很多。有一個寡婦名叫露加爾達，和她的兩個兄弟，住在一所寺院的近旁。

露加爾達每天到寺院去禮拜，向來沒有間斷。牧師看見她的美貌，便朝夕想念。他借了一個機會，向露加爾達申訴，希望她的心也能和自己一樣的熱烈。

牧師雖然年紀已老，而心地則幼稚。他的高慢的性格，與他的心術的不良，在那地方得不着人士的稱許。你道露加爾達肯愛他麼？自然是憎惡他的，比憎惡什麼東西還要厲害。她聽了牧師的話，便答道：「你肯愛我這樣的人，我自然是很歡喜的，但是存在你我之間的愛，却不可含着不名譽與卑劣。你現在服務僧職，而我是寡婦。這其間

不能不謹慎，我如何能受你的愛呢？」

這位牧師雖然受了一頓搶白，他還有餘勇，每逢在教堂裏逢着露加爾達，他老是用言語或書信強迫她。她不堪其擾，便不能不想最後的方法，——就是將這事的實情告訴她的兄弟，他們於是安排好了一條妙計。露加爾達立刻到寺裏訪牧師去了。

牧師見她來了，親自出迎。露加爾達向他說道，「我竟被你的慫恿與情愛所克服了。現在我捨棄以前的決心，願意聽你的吩咐。」牧師聽說，自然是萬分歡喜，便要求幽會的時期。露加爾達道，「隨便什麼時候都可以，反正我是沒有丈夫的，只是地點很難。」牧師很驚異的問道，「你不是有家的麼？」她答道，「我有兩個兄弟，這是你

所知的，我們家裏很小，你若來時，千萬別出聲，因為我的兄弟就睡在我臥房的隔壁。」說畢，她再三叮囑他，叫他嚴守祕密。牧師聽說，連聲稱是。露加爾達返家後，就去僱一個極醜陋的婦人來，叫他坐在黑暗的房間裏面。她和他的兄弟去會僧正，請僧正到家裏來喝酒，并請看餘興。到家後，他們拿了火炬，請僧正看餘興，這所謂「餘興」，就是寺院裏的牧師和一個醜婦人睡在床上。至於牧師見了僧正，無非是怎樣害羞，這是意中事。結局牧師受了四十天的拘禁，以後便無顏再來市上了。

此外還有寫「鷹」「帝主的愛」等篇，也是原著中最好的。粗粗

的看去，總覺得有點粗野，有些地方寫得太猥褻一點。作者也曾受過人的非難，說是不道德的著作。可是對於他的藝術，却沒有什麼損害。說到這裏，關於作者鮑加喬的身世和其餘的著作，也應該略說一下。

鮑氏生於一三一三年，沒於一三七五年。他的父親是意大利弗洛倫斯市的富商。他是一個私生子，產地不詳。或說在巴黎，或說在弗洛倫斯，他的母親確是一個巴黎的寡婦。他七歲時便能做詩，幼時他父親命他學商，因為性情不合，無所成就。後來曾研究宗教，一三七三年在弗洛倫斯講演檀丁 (Dante)，的神曲 (Divine Comedy)。他最早的著作是非洛哥波 (Filippo)，為中世散文小說的先導；次有阿



十日故事

米特(Amete)；費安麥達(Hiammeta)等作。

## 源氏物語

日本奈良朝時代的古典——萬葉集，我已在去年的文學週報上介紹過一點，并譯了柿本人麿，山部赤人的十幾首短歌和幾首長歌。現在想介紹的是奈良朝以後平安朝的傑作源氏物語。

Genji Monogatari (源氏物語) 這一部著作，凡是注重東方文化的人都應該知道。在日本是了不得的古典，那是不用說的；即在世界文學裏，他的位置早就站定了。他的誕生約在西歷一〇〇四年或前幾年，那時的西歐正是混亂時代，正當我宋真宗景德元年以前，中國那時有無這樣的鉅製，我們自家是知道的。現在我們談源氏物語，除了頂

頂老實的讀者以外，也許不致說我們捧日，或是希冀分潤點什麼款項。我只覺得我們都是東方人，正惟生在東方，我們知道一點，也不會漲破了腦袋，正同軍閥們的大元寶，不會擠壞金庫的一樣。可惜在這時才談，已不算早了。英人 *Wally* 氏，早譯好了半部出版；雖然第一句就譯得不對，但這是後話，按下不提。

如今單表日本平安朝的道長時代(995—1016)出了一位紫式部奶奶。她是越後守(官名)藤原爲時的女兒。河海抄記她的身世說——  
紫式部者，應司殿女官也。侍上東門院，父越前守爲時，母常陸介爲信女。後嫁左衛門權佐(官名)宣孝，生辨局。……式部墓在雲林院白毫院南，小野篁墓西。……

她的真實的名字，現在尚無人知道。當時侍奉宮廷的婦人，都以通稱呼應，日常不用真名。式部一語，疑為她的父或兄的官名（父為時，兄惟規，均任式部丞）。紫字，向來有兩種解釋：一說，這書是寫紫之上的（據枕草紙）。又一說，最初只取姓的第一個字，取名藤式部（原姓藤原），其後因藤花的紫色，改稱為紫（據河海抄）。她嫁給藤原宣孝後，到二十四五歲時，就守了寡。她的父親是一位詩人，因之她有奇才。那時皇帝好文學，她應中宮上東門院的徵錄，入宮侍奉，（彷彿現在人家的家庭教師）進講白氏文集，日本書紀等書。

她在宮中多年，見聞很多，加以她的才華，便寫成了這一部五十帖的長篇小說。書中的主人是一個名叫源氏的皇子，他的母親受了

皇帝的寵愛，遭了嫉妬，後來病死了。原書第一帖桐壺，便從此事寫起。她寫源氏爲一多情的皇子，襯以他的情婦紫之上。全部共五十四帖，前四十四帖爲正篇，後十帖爲續篇。前篇寫到源氏五十一歲死去爲止，後篇寫他的兒子薰大將，這一段描寫的地方是洛南宇治的河畔，所以又名字治十帖。

這部貴族的，戀愛的宮廷小說之誕生，自有他的時代的背景。日本的平安朝，正是宴安太平的時候，商賈興盛，人民樂業。宮殿的宏壯，邸宅的華麗，爲歷代所無。一切文物，多做我國唐代制度，真可算是民歌五袴的時代了。其結果便流於淫逸，當時的宮廷。充滿了女官，有所謂女御，更衣，內侍，典侍等名。被徵召進宮的女子，一旦

得寵，便可冊封皇后，家族借此顯達，得爲外戚。那時大衆都知道這是一條終南捷徑，有女兒的人家，都設法送進宮裏。「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這兩句可以借來描寫他們。因此皇宮裏面，「羣雌粥粥」，如同貴族女學校一樣，首習和歌，是現在的國語；琴箏琵琶，今之音樂；碁，雙六，今之遊戲。此外尚有主要科目，則「戀愛學」是也。當時貴族社會的男女關係，是很自由的。源氏生在這樣的宮廷裏，自然有許多韻事。紫式部在宮中多年，她將觀察所得，寫成這部戀愛小說。

日本三浦圭三君，列舉原文有八大特色：如修辭巧妙；描寫內心的活動；描寫頗細緻；優雅；照應極巧；引用古歌，催馬樂等，是以

詩心作成的散文；短歌與文聯絡；寫景寫情融化爲一等等。惟文字晦澀難解，後人讀他很不容易。女流詩人與謝野晶子自幼就愛讀此書，嘗將他譯爲近代語，但已費了三年的功夫。五十四帖的篇名，姑且寫出來看看——

- (一)桐壺(二)帚木(三)空蟬(四)夕顏(五)若紫(六)末摘花(七)紅葉賀(八)花宴(九)葵(十)榊(十一)花散里(十二)須磨(十三)明石(十四)滯漂(十五)蓬生(十六)關屋(十七)繪合(十八)松風(十九)薄雲(二十)槿(二一)乙少(二二)玉鬘(二三)初音(二四)胡蝶(二五)螢(二六)常夏(二七)篝火(二八)野分(二九)行幸(卅)籐袴(卅一)直木柱(卅二)梅枝(卅三)籐裏葉(卅四)若菜上(卅五)若菜

下(卅六)柏木(卅七)橫笛(卅八)鈴蟲(卅九)夕霧(四〇)御法(四  
一)幻(四二)勾宮(四三)紅梅(四四)竹河(四五)橋姬(四六)椎木  
(四七)總角(四八)早厥(四九)宿木(五〇)東屋(五一)浮舟(五二  
)蜻蛉(五三)手習(五四)夢之浮橋。



## 夏茂冬枯

這篇故事，是講春夏的時候，花木爲甚麼繁盛，到了秋冬，爲甚麼就會枯槁。

那時正是春天，河裏的冰早已解凍了，天上的烏雲，也變成一朵一朵的白雲了；田裏的菜花，遠遠看去，像黃金的顏色；許多小鳥，都在草地上跳來跳去的，活潑非常；每當這樣的時候，沒有一個人不覺得爽快的。

一座深山裏，風景十分美麗，各種希奇的花木，開遍各處。那裏是人跡不到的地方，所以很清潔幽靜。有一天將近黃昏，太陽還在對

面的山上逗留，伴侶這錦繡一般的山林，不肯即時回去的時候，有六個仙女，剛從清泉裏沐浴出來，大家牽着手，跳舞唱歌。她們跳得疲倦了，有的睡在地上，有的坐在溪流的旁邊，有的站在樹下，聽鶯鳥唱小曲，心裏快活極了。有一個站在溪旁的仙女，向大家說道：

『姊姊們！今天的天氣真好！你們看溪裏的水都清得見底，桃花鮮紅，像喝醉了酒的一樣，這樣的風景，能夠永遠不離開我們，使我們終生在這明媚的春光裏過快樂的日子，那就滿足我的心願了！』

『我們不知不覺的在這裏過了許多年了，但是不曉得這美麗的春日，也有離開我們的一天麼？』另外一個仙女，坐在樹下，向剛才說話的那個仙女這樣問。睡在草地上的一個說：

「我想我們能夠永遠住在這樣的地方，只要花神時時歡喜，有她保護我們，那麼，我們的好朋友桃花、柳枝、黃鶯兒，就不會捨我們去的。」

這時吹過一陣暖和的風，她們的身體覺得很舒暢，大家在地上摘了許多野花，拿在手裏，互相拋擲嬉戲，六個人打做一團，嬉笑的聲音，別處也可以聽得着。

她們六個人，每天都要等花神來，一同遊戲。今天她們玩了許久，還不見神來，心裏很詫異。暗暗的想：她不會不來的，難道發生甚麼事麼？

她們又等了一會，才見女神遠遠的來了。女神走近，大家向前圍

繞着她，責備她今天爲甚麼來得這樣宴，花神笑着分辯道：

『今天因爲母親要我唱歌給她聽，所以出來晚了一點，走到半路，看見那可怕的地神，在一棵大樹下站着，我急忙藏在樹林裏，等他走了，我才出來，幸好沒有被他瞧見。來到這裏，不覺已經黃昏了。』

『這樣麼？你既然來得這樣晚，害我們等了許久，你應該唱歌給我們聽，算是一點小小的責罰呀！』大家彷彿是約好了的，都向花神這樣說。

花神起初不肯唱，她說她一個人唱是不行的，後來始終被她們逼着唱歌了。

『那麼，唱什麼歌好呢！好罷！我就拿我們每天的生活，唱出來

罷！』花神說過，就唱起歌來：

日暖風和流潺潺，

翠鳥戲嬉樹巔，

芳草如茵承斜陽，

桃花柳絮蹁躚。

銀光漣漣漾波頭，

微颺吹亂華鬢，

渴飲清露飢餐實，

輕霧當作裙衫。

夏茂冬枯

夏 茂 冬 枯

六

松聲簌簌伴鳥語，

碧苔生滿石沿，

朝沐紅日夕浴泉，

夜來枕花安眠。

她們還不等女神唱完，大家一齊拍掌叫道：『唱得好呀！唱得好呀！』六個仙女手牽着手，將花神圍在中央，跳了一次圓形的舞蹈。她們真快活極了。

這時忽然聽見有男子的聲音叫道：『唱得好呀！跳得好呀！』這聲音是從一棵大樹後面發出來的。仙女們和花神正在高興，聽了這聲

音，都嚇得站在一起，不敢分散。

大樹後的男子走出來，她們才知道是那可怕的地神，地神的相貌很兇惡，時常跑來擾亂仙女們的安甯，沒有一個不怕他的。

地神走近她們，笑嘻嘻的說道：

『剛才的歌聲，唱得真好，可要我加入同唱麼？』說完了，臉上做出諂媚的樣子。

『我們從來沒有和別人唱過歌的，請你早點離開這裏罷！』一個年長的仙女，向地神這樣說。地神聽了，心裏暗暗的想：倘若我不將我家裏的好處告訴她們，她們是瞧不起我的，告訴了，然後再請她們到我家裏去看，她們若果執拗不去，我只得動手了。他的主意打定了

，就說道：

『你叫我離開這裏麼！老實說，你們這裏我是不願意來的。我們那裏的風景，比你們的好得多了。河裏水是灰黑色的，樹的鳥比貓頭鳥還要大些，叫起來嗚嗚……的，你們永遠沒有看見過。更好的是滿山都是金銀，吃的是鳥獸的肉和血，比你們吃的很好得多！你們和我去玩玩，好不好呢？』仙女們聽了，覺得好笑，又好氣，有一個說：

『你那裏我們雖然沒有去過，但是母親曾經告訴我說：地裏是永不光明的，住在那裏的都是兇惡的人，吃的是髒的東西，那裏能和我們比呢！』另一個仙女又接着說：

『是的，我也聽人家這樣說，地裏是沒有一根草一朵花的。不要



說鳥不能唱歌，就是你恐怕也是不會唱罷！」花神說：

「他這樣的人，只知道殺人，那裏懂得這些。趕快離開這裏罷！」

地神聽了，心裏很生氣，看了花神幾眼，說道：

「你叫我離開麼？也好，我帶你同去罷！」

他說了，就上前拉着花神，向前就跑。仙女們雖然有六個人，那裏能敵得住他呢？雖然跟着跑了一會，大聲叫喊，終於看見女神被他搶去了。

這時一陣和暖的風，將花神的哭聲，從遠方送過樹林這邊來。

仙女們很擔心，因為花神這一去，定要受地神的虐待，想到這裏

，就哭起來了。

哭了一會，才商量去救花神回來的方法，年長的仙女，提議先去通知花神的父母，免得他們在家裏着急。大家都說她的主意很是。

花神的父親是管智慧的神，母親是管農業的神，這天見自己的女兒這樣晚還沒有回來，心中很是着急。恰好這時仙女們跑來了，將剛才所遇的事告訴他們。

父親和母親聽了，心裏自然很悲傷。父親的性質不大好，遇了着急的事，時時發脾氣。他平時最恨的，就是地神，現在女兒被他帶走了，心中越想越氣。他說：

『女兒去了，別的事倒不要緊，第一，她自己所管理的一切樹木

花草，都要凋落枯槁了。況且地裏是那樣的惡濁，地神又是那樣的兇橫，這真是不得了的事呵！」

他說完了，又歎氣。簡直想不起救女兒的方法。隔一會，又頓足向花神的母親說：

『倘若女兒吃了地裏的一點食物，那就不必再來和我見面了！』  
母親是知道他的性質的，只得好言寬慰他。二人就預備出門去尋女兒回來。

仙女們見花神的父親母親自去尋花神，也不便在此逗留，就告辭走了。

他們費了很久的時日，總沒有把女兒尋着。這幾個月花神不在世

上，樹木的葉子也落了，花草是早就枯萎了，一眼看去，只有枯林在各處排列着，雀鳥停止了歌聲，不知躲到什麼地方去了。不久就降雪，吹起寒冷的風。此時不特花神的父母覺得十分淒涼；就是一切人們，也沒有一個不覺得淒涼了。

花神的父母，仍然繼續去尋他們的女兒。有一天，走過一條河邊，遇見了一個老婆婆，坐在草地上，他們就把女兒的形貌，所穿的衣服告訴老婆婆，問她見過這樣的人沒有？老婆婆聽了，想了一會，就從衣袋裏摸出一條手巾，說是從前在河邊拾得的，不知是不是他們女兒的東西。花神的母親接過來一看，認得這手巾是女兒平時所用的。她揣想這情形，女兒一定被地神從河底帶到地裏去了。

他們回去約了許多人來幫忙，同到地裏去，剛好那天地神沒有在家裏，大家就把花神帶回來了。

花神在地裏已經很久，又受地神的虐待，已經是很瘦弱。遇見了父親和母親，自然是很傷心的，大家都流淚了。

母親看見女兒無恙，才放心了。只有父親，還擔着心事，以為女兒在地下有許久的日子，總不免吃了地下的食物，玷污了花神的身分，所以女兒雖然平安無事，心裏也并不覺得快活。後來簡直向女兒問道：

『你吃了地裏的東西沒有呢？』花神也不敢說謊，答說：

『我在地裏的時候很口渴，只吃了六粒石榴。』

『那還了得麼？以你這樣的身分，爲什麼吃地裏的食物呢？世上一切的花木，一年四季都是你管理，現在你既然吃了六粒石榴，從此以後你就在地裏住六個月罷！』父親生氣極了。

雖然有母親和別人的辯解，父親總是固執不肯，女神的心，又是悔恨，又是悲哀，終於沒有法想，只得遵着父親的命做去了。

每到春夏之交，花木茂盛，花神和仙女們又在森林裏，清流旁跳舞唱歌。沒有幾個月，花神應該到地裏去，所以秋天冬天，樹木花草，都漸漸凋零了。

# 伊藤白蓮

兄弟！

我前年得讀易卜生的劇本「娜拉」，是使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易卜生把個人看得比社會重要，描寫娜拉離去「玩物的家庭」，深刻而痛快。當時只見易卜生的劇本，心中無日不渴想得演出的劇瞧一瞧；後來在一家電影館看着了此劇的電影，扮娜拉的是一位Miss Furgson；雖然情節不十分完全，然而也只好說是「慰情聊勝無」了。伊扮娜拉的態度，很能一一將娜拉這位個性最強的女性在銀幕上現出來，當伊演娜拉恐怕赫爾茂將取得那封信，以及活潑地走出門外的時候，我

想誰人見了都要稱贊的。

像娜拉的個性被壓迫於男子強權之下的，豈只拉威見於易氏的著作裏麼？不用說女子中不計其數，我想男子們被壓迫於社會勢力之下，而不知個性是什麼東西的，也要一掬同情之淚罷！

這幾日又在此間報紙上見了一折與娜拉相同的活劇，內容略略有點差異，可以說是娜拉第二了。連日東京的報紙，都把平日常登的重要記事，移登在第六版去，留出一頁的地方專載這件事——就是日本女流文學家伊藤白蓮（燐子）Akiko Ito，離棄相聚十載的丈夫，而走到新的生活的事。現在且先把伊維其夫伊藤傳右衛門時作別的一封信譯在下面：



「現在以「你的妻子」的我，寫上這封最後的信。我現在寫上這封信，在你或許以爲是突然的事；但是在我却不外是當然的結果了。回顧你和我結婚的當初到目前，我不能不依從最善的性與勇氣之命，而取這條道路了。

「自結婚之初以來，你我之間全缺愛和理解，是你所知道的。我所以屈從，乃是我對於我的環境的結婚的無理解，和我的弱小的結果。然而，我雖下愚，還能決心勉力用使此結婚有意義的愛與力，使它現於生活裏；期待而努力着。自從我抱了這種不實的期待由東京到九州以來，至今已足十年，我此時的生活，只是以無法之淚掩蔽而已。我的期待乃全相反；努力全歸泡影。你的家庭，有我所不能預期的複

雜，我也不必在此地啾啾了。侍奉你的女性之中，有不能想爲僅和你  
是主從關係而存在的，你的家庭中，有主婦的實權，被其他女性所奪  
的事，這自然是你的意。但我對於這種意外的家庭，狠驚異的。在此  
狀態之中，你我之間，當然不能育着真的愛與理解了。我對於這些，  
以及對於時時漏出的不平及反抗，你說到離別或歸寧而取冷酷的態度  
的事，許是不能夠忘記的。又生存在這樣極複雜的家庭，對於種種意  
外的事，你的愛已經沒有，自不能認識妻子的價值了。我是怎樣的度  
過無聊與寂寥的日子，我想你沒有不知道的。

「我往往有覺着自身的不幸而欲死的事。然而我却竭力抑壓苦惱  
與憂愁以至於今日。慰藉此不幸的運命者，只有詩與歌而已。因爲由

無愛的結婚所生的不遇，以及由此不遇所受的痛苦，辨明了我的生涯無非終於黑暗的幕中。然而幸好有一個愛人給我了，我由這個愛，而將復活了。照這樣下去，對於你是犯了不成罪的罪而恐怖；到現在是我依據我的良心之命，可以根本的改造那不自然的既往的生活之時機了。即去虛偽，近真實的時候來了。因此我以這封信，向着以全力而漠視女性人格的尊嚴的你，告永久之訣別。我因為擁護，培養我的個性的自由與尊貴而離開你。對於你長時間的養育我貼念我，我是極其感謝的。

「我的寶石類用掛號信送還，衣物照着封在寄送照山支配人的信裏的目錄，寄交他了，請你分與。我的印章不送交了，倘若要應用我

的名義，無論什麼時候都可以蓋章。」

十月二十一日，燁子。

○ ○ ○ ○ ○ ○ ○ ○ ○ ○

伊藤白蓮，母家原姓柳原，是日本的華族，十年前嫁於伊藤傳右衛門，伊藤爲福岡縣富室，以業礦致巨萬。白蓮幼向某博士習和歌（日本歌之一），甚精，同與謝野晶子，九條武子等齊名。著有戲曲曰「指鬘外道」，內容是以神表象戀愛及人間苦，我去年彷彿在學燈見過一節譯本，想來你也見過的。此劇初登「解放」雜誌，即博衆譽，後來解放雜誌要請伊允許把這本戲曲印單行本，就派了一位編輯員宮崎龍介到伊的家裏接洽，伊前函裏所說：「幸好有一個愛人給我了。」

這愛人便是宮崎龍介了。（宮崎龍介就是所謂支那浪人宮崎滔天的兒子，宮崎滔天的名字，想必國人有多數知道的。）伊和伊的丈夫本是「無意義的結婚」，「無愛的結婚」，而且一個金錢臭的傳右衛門，和一個女流文學家，自是無精神上的相慰；加上一般的日本男子對於婦人的壓迫；伊自然不能屈伏於金絲籠之中，而要發展伊的個性，遂和這青年的宮崎龍介有了精神上的戀愛，至今已幾年了。十數日前伊和其夫到東京宿在日本橋的一家旅館，二十一日伊的丈夫到京都去，伊便寫了前譯的信，和伊的丈夫為永久之別，可也算得出了 *Do's and Don'ts* 了！現在還住在一個姓山本的家裏，新聞記者的探問，正絡繹於途呢！我最佩服伊說的：「我因為擁護，培養我的個性的自由與尊貴

而離開你。」一語。中國婦女因爲擁護，培養個性的自由與尊貴而離開的人有嗎？中國男子因爲擁護，培養個性的自由與尊貴而離開的人有嗎？能依據內部的要求，而以自我之力打開環境以建設生活的人有嗎？不能離開因襲與傳統者姑置不論，即能本諸衝動而自取生活之道的；能把自己的生活置於自由神像旁的，我怕也少其儔，此是我近來所切實感覺的。S兄！要有個性建設，然後有社會改造可言。

無論男女，對於所謂道德，不可不以自我爲出發點，我以爲道德即是社會生活的規範，但受社會生活規範的束縛與否，則在看這種規範是否適應於個性，二者若不適應則必衝突，白蓮離棄其夫，便是這種衝突的表現。同時伊與宮崎龍介相愛，如伊所說，即是以個我之力

打開環境以建設生活。故白蓮之愛，超乎性慾戀愛之上，呀嗟白蓮之愛！

## 加爾曼的愛

去年深秋的一夜，我和C君在O劇院看了我們平日所景慕的意大利歌劇團所演的「加爾曼」。此劇前在T都市時已看過兩次，但演者爲俄國劇團，雖脚本無甚差異；然歌者的氣分，畢竟不同。提及意大利的歌，西班牙的舞，就像我們平時聽說的某地的美人，某店的茶葉一樣，是有定評的。去年到上海來的劇團約有四十人，（據說從米蘭直到這裏）出演近一月，世界著名的歌劇如「浮士德」，「迷娘」，「尼哥勒安」，「塞維尼的理髮師」，「漫郎」（即漫郎·勒實戈），「茶花女」，「巴利阿細」諸曲，均先後得觀。最博人喝采的如「加爾



「曼」，「蝶夫人」之類，曾上演數次。「加爾曼」一劇素有歌劇王之稱，因其情節緊張；歌調曼妙，舞台面頗鬧熱，易引人入勝。惟劇中吉卜希（GYPSY）女加爾曼一角，須視扮者的舞台姿見工拙。數年前在東京見松井須磨子演此劇於有樂座，雖盡善美，惜須磨子的姿首稍嫌豐腴，終不及此次意人某女士扮演之妙。因「加爾曼」為吉卜希女子，若缺韃削妖冶之態，便不能盡洩吉卜希氣質於舞台。日本新派女子，優自松井須磨子殉情後，數年間未見此劇出現。至於歌劇，在日尙為幼稚時代，無人演過，即演恐亦不佳。

所謂「加爾曼」者，即十九世紀前半期法蘭西浪漫派作家梅里麥（Prosper Merimee 1803—1870）的小說「加爾曼」中的主人（口

eroïne)。梅氏自二十一歲時發表「Clara Gazul的劇曲」以後，即爲當時的文壇注目，四年後又作歷史小說「却爾士九世記錄」。短篇有「Colomba」，「Tamango」，「La Venus dille」等。「加爾曼」(Carben)之作，係以吉卜希族爲背景，將此爲世界人類遺棄之民族，捉住他們的特質，表現於此篇。其中最堪注意者，爲寫此流浪的吉卜希族女子加爾曼，與非吉卜希族之男子唐荷色(人名)相戀之點。其表現吉卜希氣質之著力處亦在於此，所以一經音樂家 Grieg 譜爲歌劇之後，即受世人熱烈的歡迎。梅氏未作此篇，對於吉卜希民族，也曾下了一番研究工夫。有些作家對於此種民族之起源及生活，大多臆造，如俄國文學家普希金所寫的吉卜希，即爲空想的產物，非如梅氏之研

究有素可比。所以讀梅氏之小說或看過歌劇「加爾曼」的人，對於吉卜希民族之團體生活與氣質，可得許多諒解。

吉卜希民族屬於何系，到現在還是一個猜不透的謎。據德國荷卜夫氏之說，謂此族出自波斯，為叫做加茲的波期山岳帶的舊居民。十三世紀時，從黑海的北方，分為兩股：一股越博斯普魯斯海峽；一股從黑海北岸茲那尼亞族所住的地方，移到東匈牙利及吉賓比爾格地方，以至於今。此等移民隊在成吉思汗自蒙古征伐歐洲時，隨大軍移西。別的一股從亞細亞土耳其經歐洲達西班牙，與沿亞非利加北岸入西班牙的一股相合。（本文所說的加爾曼，即生於西班牙。）這些移民隊，一千年間，分散歐羅巴各地。至今分住希臘，土耳其，葡萄牙，

東羅馬尼亞，塞爾維亞，蒙的內哥洛，匈牙利，波蘭，瑞典，挪威，德，法，意大利，英國，西班牙諸國，約計七十七萬九千人，此外尚有十萬漂流於印度，小亞細亞諸地。若連非洲澳洲北美諸地的合計在內：總數有百六十六萬之多，全世界有二百萬左右（雖然不是正確的統計）。這樣衆多的民族，却被現在的人類所遺棄。所謂文明社會對於他們并無何等的擁護，不特如此，且把他們看爲「病的」。他們之中，不用說無所謂偉人，天才，即文學，藝術也夢想不到。他們也沒有一定的職業，以賣卜，打鐵，補鍋，賣筭，盜竊，修鎖，飼犬爲多，女子操神女生涯的也不少。日俄戰時，在俄國的一隊吉卜希女子，曾被送往戰地。伊們的容貌很美：身體發育之完全，體格之均齊；微

帶茶色的面龐，瑠璃似的恰好的嘴唇，潔白的牙齒，黑檀般的頭髮，喜着色彩華麗的衣服，住在西班牙的，則御西班牙的盛裝，加上飄逸的丰度，便為或種的美人了。然而這種頌贊只適用於青春期，即十五歲到三十歲之間，逾此時間，即滿臉鷄皮，日近衰老，什麼「……風韻猶存」之類，也就無從說起了。至於老嫗，則集天下之奇醜，我們看影戲時，每見住在岩洞裏為人設計或占卦的老婆，那便是吉卜希老嫗的「型」了。他們的職業的卑下以及花容之易衰，都是有原因的。職業之卑下是因為他們流浪的初期，正當歐洲中世紀宗教熱強盛的時代，他們被認為邪教信者，他人羞與為伍，所以他們受世人的迫害與咀咒，終於一蹶不振。至於容顏易衰，也許是飄泊不安，世途艱難的

原故。

吉卜希的家庭生活也是奇異的。和我們中國從前的男主外，女主內相反。他們是婦人在外謀生，男子坐在家庭中享福。女子嫁了人，不特要養兒女，還要養丈夫，這負擔可不輕呢！所以伊們甯可在鄉村賣卜，如溪中的桃花，飄流無定，却不願嫁人，供丈夫的怠惰生活的犧牲。這也是吉卜希氣質之一。

若欲看吉卜希女子的姿首，究竟是什麼樣的，我們可以介紹。  
。（介紹二字，未免滑稽。）影戲中不時可以看見一位女伶，伊的芳名是玻挪·勒格妮 *Pola Negri* 伊是德國的女伶，但確出自吉卜希（波蘭系）族。我有伊的一張像片，不知夾在那一本書裏

，現在尋不着，不然可以印出來。

既明此種民族之生活，便可說到代表他們內部生活的戀愛。（即梅里麥在他的說部裏所表現的吉卜希女子與非吉卜希男子之戀愛關係。）「加爾曼」有歌劇本及舞台劇（即用對話加入歌詞者）本，現就從前日本松井須磨子所演的劇本，（川村氏改編，與歌劇的 *Libretto* 同）介紹此劇的情節，與吉卜希女子的典型加爾曼。

此劇共有四幕五場：第一場在西班牙塞維尼亞街上。上方有兵營，營門外有兵士數人晝寢。對面爲一煙草工場。幕啓後女工二人與兵卒調笑。有女子來探伍長唐荷色，（後爲加爾曼之戀愛人）未遇。移時唐荷色出，兵卒告有女子來訪，唐詢衣貌知爲其未婚妻米卡耶納。

兵卒盛稱彼女之美，唐亦自豪，向兵卒說：

唐荷色（笑）是了是了！那定是米卡耶納。以她爲女神的，也不只我一人。（自語似的說）她確是美麗的女子。我無意識的負氣，和打球的對手爭吵，不能不離開故鄉。我想到年老的母親和她，我對於看管這煙草工場的職務，就厭棄得不能忍耐。我懷念故鄉，我見了黃昏時落在山上的夕陽，就不覺流下淚來。你們別笑我像女人似的，這是我的真心。但是噯！什麼也是命運，我已經這樣了，也只好誠心的服務，能夠有一點昇進，便可以早一天迎養我的母親。（看河裏的流水，坐下。）



兵卒一（看上手的內方）呀！來了！

唐荷色 什麼？米卡耶納來了麼？

兵卒一 不是的。女工們喫了飯，回工場作工來了。

唐荷色 唔！（失望的樣子）

這時女工在內唱煙草工場之歌，許多女工出場，姿態輕佻。街上的青年與女工互相攀談。女工走入工場，忽聞男衆的聲音：『呀！加爾曼來了！』聞聲營內有兵卒及官長走出，以待加爾曼之來。唐荷色一人俯眺流水，安坐不動。加爾曼歌着出場，口中銜着紅色的 *Acacia* 花，著紅色裙，高高的繫着。穿白絲襪，結以火焰般的紅帶，足穿洛哥的靴子，作態似的窈窕的走着。胸前及肩上，均綴以 *Acacia* 的花

東。羣衆見她來了，有的問她何時答應他的要求，有的願做她的奴隸；有的想要她口中所啣的花。她笑着從羣衆中走過，忽然注目唐荷色，止於其側。

加爾曼 伍長！好靜寂哪！他們都看着加爾曼的臉，只有你俯視河裏的水，你掉了寶石麼？

唐荷色 （垂着頭）我想我自己的事。

加爾曼在唐荷色的身旁說了許多話，他也不理，反身向後。加爾曼微怒，將口裏啣的花擲荷色，荷色始抬頭視伊，不覺心驚伊的容貌之美，加爾曼面現誘惑的表情，注視荷色的臉。

爾曼 再會罷！勿把我忘了！

羣衆此時均祝荷色的艷福不淺，加爾曼歌着入內，羣衆亦散。舞台上只餘荷色一人，忽見足下的花，用手拾起，未幾，又擲於地，後又拾取，如是者二三次。注視煙草工場，長嘆若有深思。又拾加爾曼所遺之花，視之不已。

這時他的未婚妻米卡耶納上，忽與荷色晤面，荷色急納花於袋。

荷色 哦！米卡耶納！

米卡耶納 荷色！

荷色 你來得正好！你來這裏尋我去後，我就來了。他們說一位着

草色裙，頭髮編成辮兒的女郎來過，我猜着一定就是你了。他們

都說你如女神一般的美。——你累了麼？母親好麼？

米卡耶納 母親從朝至暮都思念你，就這般的度日。這次我來，還命我帶了許多話來對你說。

荷色請米卡耶納慢慢的和他細談，米卡耶納說那天六點鐘就要和朋友一起回去了。荷色聽說，十分失望。他把現在的職業和志向對伊說了，又向伊敘愛；二人擁抱，爲熱戀之表示。米卡耶納自懷中取出錢袋，說這是荷色的母親，恐怕他在營裏用度不寬裕，特意命伊帶來的。荷色托伊致謝。將錢袋納入懷，正摸索着時，加爾曼所遺的花落在地上。米卡耶納見了，無意的拾取送給荷色。伊行後，荷色仍視花，不忍拋棄。

一陣喧鬧的聲音，加爾曼手持切煙草的刀出場，許多女工在後面

抱着伊，我們便知道伊是和別人打架了。營中的中尉支尼加聞聲，與兵卒二人走出，女工向他訴加爾曼的暴行，說伊殺傷他人。中尉遂令荷色縛伊，伊以辭謂中尉，中尉雖欲循情，然爲十目所視，走入。荷色遂縛加爾曼。

加爾曼 伍長！你把我怎樣呢！

荷色 怎樣！

加爾曼 你真冷淡哪！你這樣年青，這樣體面，爲何對女子這般冷落呢？你縛着我，你不想我怪可憐的麼？

荷色 安靜些！

加爾曼 靜默着好沒趣。伍長！你不要離得這樣遠，快到這邊來呀

！  
荷色 討厭！（向後）

加爾曼 唉！好一副肩膀！你的肩膀可以安放美女的頭，到今天，  
會有幾個女子在你的肩上流淚呢？

荷色 安靜些！不許和我說話。

加爾曼聽說，便不說了，唱起歌來。歌畢，荷色忽自走近加爾曼，說他並不厭憎伊，可以減輕伊的罪。加爾曼便乘勢要求荷色縱伊逃走，荷色不許。加爾曼說從前伊犯罪，有一個伍長，也曾縱伊逃走，剛才命荷色縛伊的中尉，也是伊的朋友，每晚在尼拉斯家中喝酒。伊又向荷色說及故鄉，荷色知伊生在自己的鄰近。於是二人談話，漸漸

投機。加爾曼以頭枕於荷色的肩上，相對無言，二人間已表示互愛。後荷色爲伊解縛，加爾曼遂逃。

第二場爲旅店的酒間，加爾曼宿在旅店樓上，中尉支尼加及客在樓下等候，加爾曼出，衆人舉杯祝之。

加爾曼 謝謝各位，我也飲這一杯！——爲生命，爲戀愛，爲自由。  
。（少間）唉！自由！自由！那個人怎麼樣呢！（沉思）

那個人就是指荷色，因爲荷色以縱加爾曼逃走，被械入獄。伊對於荷色犧牲身體，使伊自由的事，是很感激的，因感激更加愛他。那一夜荷色出獄，來訪加爾曼，入門和伊敘談很久。聞喇叭聲，荷色急欲歸營，加爾曼不允，留他在那裏，爲他唱歌，且跳舞。

荷色 喇叭響了，請你許我回罷！下次我們快樂的聚會何如？我在營裏，我不能忘却我的義務，不能不尊重規則。

加爾曼 不行的！你要聽我的話！我知道你不聽我的話，只知聽喇叭聲音。荷色！荷色！你看我！你快看你的愛人。我為你歌，我為你舞。

加爾曼舞。吉卜希女子數人亦舞。四散後，二人復出。

加爾曼 從今天起，你就是我的，我就是你的，你不可忘了。

中尉支尼加出，命荷色回營，荷色不從，二人爭論，中尉拔劍與荷色鬥，為荷色刺死。加爾曼為荷色謀，約他加入吉卜希的山賊羣內。



第三場佈夜景，爲山中吉卜希的盜窟。吉卜希多人坐於岩洞內，洞口有許多搶來的物件，荷色已加入盜羣，剛做了一注買賣，大家分贓，盜黨安東留語荷色，加爾曼今日已救其本夫喀爾細出獄，荷色聽說默然。二人在山上眺望，荷色指山下森林，謂卽自己家鄉，有老母倚閭，紅顏盼歸，皆因自己留戀加爾曼之故，雖墮落爲盜，亦不能自持。與安留東對話，極爲沉痛，二人談時，加爾曼與鬥牛士魯加斯出，未幾，魯加斯別去，荷色至加爾曼身旁——

荷色 加爾曼！怎麼樣了！剛才去的是誰？

加爾曼 他是鬥牛士魯加斯！

荷 是你從前的愛人嗎？

|加 就是愛人又怎樣呢！你又在疑惑什麼了。因為我有別的事，想

使魯加斯加入我們的團體，所以我和他交際。

|荷 我還沒有加入之前，你會迷戀那人麼？我想定是這樣的。

|加 沒有這樣的事。

|荷 我想定是這樣。你照實告訴我，我命令你！快些說實話。

|加 命令？加爾曼是不怕什麼的。

|荷 加爾曼！你愛魯加斯麼？

|加 是的！愛！

|荷 那麼我這一個你還愛麼？

|加 愛的。愛是愛的，到今天你只拿過一次錢給我。

荷 唉！加爾曼！你不要說這樣可卑的事，不要從你的美麗的口裏說出這樣可卑的話。

加 ——……我最恨別人指斥我所做的事。請你不要怒我！使自由，隨意罷！也請你不要命令什麼。你就命令我也不能服從，請你不要禁止什麼，禁止了我定歸犯你所禁止的事。……你只相信我罷！我……我是想着你的。

荷 我聽說你費了兩年的苦心，把喀爾細從牢裏救出，你將我視作你的丈夫，那麼將喀爾細置於何地呢？

加 他是以前的丈夫。我並非因為他是我的丈夫，我才救他。吉卜希的同伴，爲了自由，無論什麼事也做的，成了習慣。你入獄時

，我自然想早一日和你見面，但是第一件事還是爲的使你得自由。縱令不愛，爲了自由二字，這一點事也得去做。（少間）我想把你的事向喀爾細說了，就是鬥牛士魯加斯也知道你了。他有強壯的馬，有氣力，有金錢，目前漸漸貧困，他想加入做我們的同伴

荷 我不要同伴，也不要金錢！你好好的想，我就是爲愛你的這一點活着的哪！

加 你別說這些罷！請你不要強逼我了，我疲倦了。

加爾曼去後，舞台上只有荷色一人。聞人說，吉卜希數人在山下搶了一個女子擁着走來。齊聲說道『好買賣來了！』荷色一看，是他的未婚妻米卡耶納，急命衆人解縛。米卡耶納向荷色說：自從荷色失

蹤後，他的母親就臥病，甚危。米卡耶納因此出外訪他，苦口勸荷色回家。荷色雖然知道自己錯誤，入了迷途，但因為戀愛加爾曼的原故，他自己也不能自救了。同伴安東留勸他回家，說這是一個無二的機會。然荷色這時已經不能反抗他自己的情感了。只有懇求米卡耶納原諒，望伊奉母而已。米卡耶納無法，但有飲泣。安東留送伊下山，時加爾曼出。

荷色……加爾曼！你想，我為你犯罪入獄，殺人，做盜賊，撒了母親和米卡耶納，做盡了殘酷的事，我成了一個活着的惡魔了。都是因為捨不得離開你。你雖是吉卜希女子，這點事你是知道的。你要使我真能安心，真正為我所有，就是半小時也不妨。

|加 請你不用拿道理窘我哪！無論如何正當的理由，在我看來，是一文不值的。「自由」就是我的信條，我以自由而生，我以自由而死。我愛你也是自由，我憎你也是自由。

……我思想你，是真確的事，我又想喀爾細，又想鬥牛士魯加斯，都是真確的。也許我又愛世界中的一切男子，但是這也是我的心願。你想將我當作你一人的，這便是無理，是我所不能爲的。

|荷 你爲何這樣棄我呢？

|加 我覺得你討厭了。

|荷 加爾曼！

|加 你不要再說了，我不聽了。

荷——什麼（發怒）

加——你要殺我麼？

這時加爾曼的本夫喀爾細（獨眼）自山下走上，立於二人間。加爾曼呼其名，荷色夢中似的將刀拔出，喀爾細亦拔刀抵禦，終為荷色所殺。吉卜希衆聞聲出場，加爾曼為恐怖所襲，靜立注視荷色。時空中有烏鴉鳴聲——

加爾曼——烏鴉啼出這樣的聲音了。唉！可厭的日子！有什麼惡事將來到我的身上了。（舞台靜寂）

第四場在鬥牛場附近的旅館的露台上，陳椅子二三，棹上有酒瓶甚多，鬥牛士魯加斯着鮮艷的服裝，與加爾曼對坐，加爾曼為魯加斯

歌，祝他今日鬥牛勝利，忽有侍者上，向加爾曼說有人來會，那人是賣橘子的。時聞廊下有聲，將與時才唱歌的人相會一面。加爾曼視之，卽荷色，魯加斯詢爲誰，加爾曼以言語支吾，謂欲購橘。荷色沉思，棄橘籃而入，魯加斯往鬥牛場，侍者亦下。台上只有加爾曼，荷色瑟縮上。伊問他來做什麼，荷色說自從被騎兵隊襲擊後，同伴四散，他也受傷，責加爾曼不應負心，并約同遁。加爾曼不允：

加 我是不到英國去的，我想這裏是最好的了。

荷 這裏好麼？因爲魯加斯在這裏，所以——

加 沒有這樣的事。

荷 定是如此！你想在他的身旁，你想迷戀他。



加 你這樣的注意他，你何不殺了他呢？

荷 什麼？殺魯加斯？……我爲你殺了中尉，殺了喀爾細，我想那些做你的情人的人，都是我的敵人。仔細想來，任我怎樣殺，也不能使你成我一人的。殺了一個魯加斯，又有第二個魯加斯出來了，我又要殺了。我至今以爲我的敵人就是你的情人，我想儘量的殺，使你完全變爲我的女人，其實我的真正的敵人，就是你的敵人，就是你自己！我若真正的愛我自己，我不能不殺你了。

加 我已經想到什麼時候將被你殺了！

荷色又向加爾曼哀求愛他，伊不願。加爾曼去，荷色欲隨伊同往

。時米卡耶納出。

|荷 是你麼？

|米 |荷色！（泣）

|荷 我不想還能和你相會，我自己除死而外，沒有救濟的法子了。

|米卡耶納！我求你！讓我到我將去的地方去罷！

|米 |荷色！你的母親已經死了！

|荷 唉！

|米 母親一息僅存的時候，還念着你，要和你會面，爲你祈福。

|荷 我不知要說什麼才好！（泣）

|米 |荷色！你好好想！你想殺了加爾曼，自己也同死，這事已經在

你的眼中現出來了。但是你仔細想！有一個人長久的等着你，爲

你祈幸福，你想那個可憐的女子罷。快將以前的事忘了，回到元來的荷色罷！回轉山間的村裏，安靜的度日好麼？

荷（沉思）……

鬥牛場的鐘聲悠然入耳。只聽得羣衆呼着魯加斯的名字贊賞他的聲音。荷色不能忍，似向米卡耶納願伊饒恕的樣子，遂入。米卡耶納連呼荷色，追之已不及，乃泣。

第五場鬥牛場外。上方爲鬥牛場入口處，下方爲寺院入口，有莊嚴之盛。正面爲樹林，遠見連山。幕啓後歡喜鬥牛者往來不已中有吉卜希二三。移時，荷色出，如狂，面帶殺氣。口中詢『加爾曼在何處，伊藏在什麼地方了？』復下。加爾曼與魯加斯同出。魯加斯將往鬥

牛。加爾曼祝他勝利，相視而別。吉卜希告加爾曼叫伊快些逃走，謂荷色將不利於伊，加爾曼不肯逃，既入，荷色又出，在寺院前遇牧師，荷色請牧師爲他所禱，牧師入寺，有靜寂而莊嚴的音樂自寺內出，荷色跪寺前而祈，立起後，加爾曼出，二人相對，荷色問伊爲何不逃，加爾曼答伊願死，爲自由雖被殺也是甘心的。

荷 我的母親爲我死了，我背了母親，背了未婚妻，背了故鄉，做了盜賊，都爲的是你，我殺人也是爲你，加爾曼！你若有一片情愛，便救了你自已，也救了我，只要你稍微想一想就行了。

加 這是不能商量的！我沒有戀你了，你還戀着我，所以你想殺我麼？……唉！荷色！我們從此一刀兩斷！我已經不愛你了，你若

因為你是我的丈夫所以要殺我，那麼就請隨意的殺罷！但是加爾曼無論到什麼時候都是自由的，我以吉卜希而生，我以吉卜希而死！

荷色雖然哀求，加爾曼仍然不理他，將指上指輪取下擲與荷色。

荷色雖怒，仍冀伊轉意，加爾曼發狂似的大叫不願，荷色自胸際拔出一小刀，刺加爾曼的胸部，加爾曼倒地，時米卡耶納出見，狀驚愕，上方有人聲，受傷的鬥牛士魯加斯與羣衆同出，荷色如夢初醒，抱着加爾曼的屍屍。寺中奏寂寞的樂聲，米卡耶納默禱，幕徐徐下。

這五場的悲劇，就這樣的結束了，劇中對話，如加爾曼說的「我以自由而生，我以自由而死，」以吉卜希而生，以吉卜希而死，」

都是吉卜希氣質的表現，吉卜希女子爲自由而死亦不惜，苟荷色真能  
愛加爾曼，當使伊完全自由，然而苟荷色又怎能如此呢。

# 往事

(上)

——我親愛的市子！

我們兩個原來是合成一片的，那可惡運命，活活地把我們分開，假使我們所佔據的空間，相離不遠，倒不打緊，無奈我們分離之後，只留你一人在島上，運命却把我帶到大陸來，我們的中間，隔着一片汪洋，在現在雖說渡這點距離，並不算什麼，但是那宿命之神，却時時刻刻隨着我的身影，總不肯離開我。並且還要想盡方法來捉弄，可

憐我從今以後，恐怕永遠沒有見你的笑靨的機會了。

自從你送我上船，你含着滿腔熱淚說『請快點歸來』以後，我一個人坐在船上，真是如醉如痴，我的全身的神經已經麻木了，雖然有旅客喧嚷的聲音，水夫的吆喝聲，還有我倚靠着的船舷下面的海水，振盪着發響，我一點也不能分辨，只彷彿是一支蜜蜂在我的耳際，嗡嗡地鳴罷了。我的眼睛向前看去也看不見是山是樹，那無知的熱淚，只是湛在眼簾上下，替我戴上一副很厚的水晶鏡子。載着我的身體的船向前進，我的心却是朝反對的方向後退。吳融說的『細若輕絲渺似波，』西歐也有『愛情比蝴蝶還輕』的諺語，倘若我真能化爲輕絲和蝴蝶，不受那載着我的可惡的物件的拘束，那我不免又要飄飄盪盪的飛



了回來，倚傍着你了。

我在船舷邊立着發怔，也不知經了若干時候。忽然覺得有人在我的肩胛上輕輕地拍了一下，我的意識明明的向我暗示說是你來了，而且又猜着你要說你平時喜歡說的話：『你又想歸麼？除非到暑假我和你同去。』那時我被你發覺了，我便要預備說幾句笑話逗你展笑。我的親愛的喲！你還記得麼？有一次正是深秋的一夜，滿弦的月亮掛在林梢，碧青的天際描着幾撇羽毛般的白雲，那洩聲的殘蟬早已由樹梢掉下來，只有秋蟲在湖荻裏沙沙的嗚咽，琵琶湖上的景色，使我們倆逗遛了三夜。我還記得很清楚：你穿着紫色的縐面的上衣，你的又青又長的髮，挽成那流入市面不久的新髻，我們相對坐着，中間隔着一

張小棹，上面放着你的錢袋和你最心愛的綢傘。船泊在那棵形如寶蓋的大樹下的時候，你不大談笑，只是撈着你的衣袖，用你的豐膩瑩潔的手，去攪船旁的湖水，嚇得那些在水面上唼啣着月光的小魚兒，四散逃去。我呢，也儘坐着不說話，極目四望滿湖的秋色，覺得那淒冷的微颺，由模糊着看不清是山是雲的遠方，吹了過來，湖中的蘆草爲了迎接她們的好伴侶，大家擠得縷縷縷縷的，我見了這些景色，便微喟了一聲，唱起「故鄉的廢家」的小曲來了：等我唱完之後，停了半响，你低着頭說：『看呀！依舊念的是故鄉呀！』這時我便注意你的臉上，你那細長而濃的眉尖已經微微接近，我真不忍再看你的才由夏日消瘦恢復過來的臉上，籠着愁雲，這時我的腦裏彷彿彷彿小學生大考時

得了難題目一般，要想盡方法，使你腮旁的笑渦現了出來，無奈一時着急，智慧之門，却深深的掩閉，正在不可如何，忽然又是一陣涼風，把掩着你的膝蓋的下裾吹開，於是我想道曾經用異國語言向你解釋過的一首漢詩的裏一句，便不覺衝口而出：『……何事入羅幃？』這句本不恰題但却有象徵意味的詩，由我的笑眯眯的唇際吐出後；你也會意，要想笑出而又不能不忍着一下，我在旁邊見着你用你的細牙去抿着嘴唇，防備他張開，這時我猜想你的心中，以為倘使笑了出來，便無異於承認我的打趣，所以你只得咬着嘴唇了，你用手整好下裾後，說了一聲「可厭的風，」其實這句話的聲音裏已經暗示着你有發笑的可能了，果然，……你始終不能戰勝我的目光和嘴唇呀！唉？這些景

象，如今回憶起來，都如在眼前！

我的肩胛上受了擊，停了許久，才掉過身子來看，以爲是你來了的幻想，便掃除得乾乾淨淨。原來是同歸的同學C君，他是預備回來當機械工程師的，就是你常時說的那個喜歡鬧笑話的C先生，他拍我一下，竟不負什麼責任，伏在舷欄上吹他的口琴，他見我看他，他的回答只是眯一眯左眼，意思是表示口部沒有閒空。

C也不和我談笑，他的口琴的不諧調的聲音，震得我的心裏更加難過，我只得仍向海上看，此時船走過了陸地的近旁，許多礁石象棋子般的布列著，遠處童童秃山，慢慢的向後移動，海面上翔翺着無數的海鷗，他的白色的肚腹最足令我留意，只見他們飛上飛下，一會兒

在水面上，一會兒又鑽進水裏去了，我想我們真一點也不及海鷗，你看牠們不單在海上漁取食物，他們也獵盡了宇宙的神祕，牠們和青天碧水爲伴，終日拍着矯強的翅膀，胸脯洋溢着喜悅，眼腔裏滿滿了希望，四圍的美都向着牠們微笑，潑灑的活氣像火星般的閃耀着，牠們便在其中飛翔。好幸福的海鷗喲！被欲念和痛苦緊緊束着的我們，只是在生命的道上徬徨，有的趨起，有的迷途，那裏趕得上他們的分毫呢！

今天不是舊歷的望日麼？倘使我的眼睛不病，將要看見怎樣美麗的月光呵！因爲地位的關係，渡過海這邊來，我們倆的時計，便要相差一點鐘，想像起來，你在的地方，月兒早已上昇了。那銀蛇的光，

不是已經在林梢蠕動了麼？唉！此時你正在做什麼呢？想來你定仰首  
看着碧空，心裏藏着無限的幽思，嘿嘿無聲。但是啊！與其這樣的想  
像，毋寧說你已經睡在精雅的小室裏的蓆上，雪白的被條裹着身體，  
你的那除了安琪兒不應有的，黑而長的髮，散披在枕上，四圍都靜寂  
了，只有月兒悄悄地越過短籬，把他的青白的光，洩在你的身上，照  
你如同一枝白珊瑚一般。想到這裏，我真要渡過夜之國。我要化作微  
風輕輕地叩你的窗戶，偷看你睡熟時的溫柔的笑容，感覺你的芬香的  
吐息，細數你的睫毛，吻遍你的全身。倘若你被驚醒了，不免要問道  
：『你不是丑君麼？』那時我也不肯承認了，我只說我是由沙漠裏吹  
到春之國裏來的風，經過這樣美麗的做軒，怎能不在你的胸前停息一

會，又怎肯獨讓那朝來在庭柯上快樂着鳴囀的小鳥，才能驚破你的好夢呢！

這些話不是空虛的申訴才好呵——我每日總是這樣的祈禱。我要和纏繞着我的宿命開始戰鬥，使我們的志願終久能達到。可是我一月以來，一雙眼睛蒙上了很厚的翳障，一尺內的東西便看不見，倘使真變成盲視，你想這後天的盲目是怎樣的可慘！和 *ATHORA* 絕緣，不是和古時的木乃伊一般麼？我雖然受了醫生的幾次手術，痛况仍舊不減，每逢日中，眼腔發劇痛，只得用雙手緊緊地按着，痛苦才稍稍減輕一點。這時若果能夠得你的細膩的手指在我的額際撫摩一會，那無形的藥力，不難使我額際的熱度減退——可是這又是一個可悲的哀懇喲！

(下)

自從那天醫生來看過H的病以後，他的同居的友人都暗地裏私議說：『H的眼睛就是這樣算了麼？』大家的心裏都擔着心事。看護他的只有他的好友C和用人張媽。C的臥室和他比隣，只是不常在家，一切事都是張媽替他料理。

他和C搬到這所屋裏還不到四個月，他的寢室雖不甚大，但是四壁却漆得很雅緻，窗外還有走廊，下面約有半畝來寬草地，雜種了許多花卉，房主人無事，養了幾個雞雛，清早起來，便聽着啾啾的鳴聲。鐵欄外又并列着幾顆很大的槐樹。紅日當空，一片槐蔭，恰好掩映



着他的窗戶，在鎮這樣喧囂的市上，能夠得着這樣一塊清靜的地方居住，且的心中，已經充滿着感謝的氣分了。

且的憂鬱性的體質，時時使他沉默少言笑；尤其在最近，病態更是顯著，許多友人同在一處談笑，只有他一個人緘口無聲，眼裏發出的光，一點兒力量也沒有。從前月起，又加以眼病，起初不過眼球微紅，後來竟至於不能見物。醫生曾經問他：

『你不是時常流淚麼？』

『唔』這僅僅一個字回答，在且并不是初次，却已成爲他數月來的濫調了。

從前他的健康的面目，現在日見蒼老，皮膚和骨骼的距離，不過

如像一枚最小的銀幣般的厚薄，額際的青筋也突了出來的，彷彿是幾條小蚯蚓藏在皮膚裏面。上架着一幅薄鋼片的眼鏡，片上穿了許多細空，醫生說這樣，可以遮蔽外面的灰塵又可以不致受熱。他每天清早，便摸索着起床，慢慢地踱到廊邊，撫摩他平時心愛的盆花，一會兒，叫張媽拿了水來，又摸索着灌溉。他靠着廊邊站立着，心中便如機械般的發出幻想，接着又是幾聲長嘆，然後才躺在睡椅上，等醫生來給他診視。

天氣漸漸轉涼，一夜的秋風，便引起草地的蛩聲。這天天氣很陰晦，不一刻便落下雨來。C是早已出門去了，伴着他的只有空虛與無聊，他移步到書棹邊坐下，開了抽斗，取出平日珍藏着的一本信帖

，上而黏着許多信，他一頁一頁的翻開，他的眼睛不能看見，只得用手去撫摩，黏貼在第一頁上的信，是市子給他的許多信中最激動他的傷感的一封，他一面用手摩，一面腦中便印出那些纖婉秀麗的許多字跡，用藍墨水寫在白紙上——

——秋已經來訪桐葉了。別後至今還沒有信來。淒涼的十五夜的月兒，無邊的照臨下界，倘若你依舊住在你的書室裏，我們又要同坐室內，由松枝裏眺望月光了。我看着這樣美麗的秋的空際，一個人暗地垂淚。無母的我，每當秋意滿庭的時候，便覺寂寞不堪，至於愛友的遠別，這是第一次，今夜的悲哀更在無母的寂寞以上了，此時我百無聊賴，只得把過去之夢，細細地嚼味。我們

在草原的散步，共坐海濱的細語，我每夜臨寢時都聯想到，壁上的鐘敲了十一時，十二時，一時，我的眼睛仍然看着青白的燈光，我的胸臆有許多難言的痛苦。此時你在那裏又是什麼情況呢！倘若你已經睡在薔薇花做成的榻上做那甜蜜的夢——或者你也同樣的想念麼？有時我雖朦朧入睡；但是夜半夢破，仍想到戀的彼方，一脈的悲思又鎖在我的懷裏了。老父要你入籍的事，我雖然費盡口舌，依然沒有轉機，早知別後有這樣的苦痛，當時我排盡萬難，也要與你同歸了。——

且默憶市子給他的信，便是他得着安慰的時候，此時不單是忘却了眼痛，就是精神上也覺得舒展了許多。於是他靜坐着，兩手捧着頭

，心裏默禱。他的眼睛看不見，又不能請人代她寫一封恰好的信寄去，也沒有 Thought Transference 的法術，他只得遙遙地向着市子申訴，如像前面所記的那樣。

這天下午丑又獨坐在房裏默想，C走了進來，將 Q 摺在椅上，向丑問道：

『眼痛覺得好些麼？』

『和往日一樣，唉！倘使僅僅有一個人能治療我的病——』

『W醫生是專門眼科，只要你祛除你的憂慮就好了。』

『你這幾夜老是沒有回來，害得張媽候門，常到更深。』

經丑這一問，C的臉上不覺泛着紅暈，低着頭瞧着自己穿的白

嘩噤褲子，微微的笑了一笑。一會兒覺得很高興，在褲袋裏摸出一張很精巧的名片，向H說道：

『我們又發見新大陸了！H！』

『嚇！我希望你把咖啡店和啤酒的生活戒除了罷！』

H這類的話，C不知聽過若干次了——他仍是笑咪咪的捏着名片，靠近H，摸着他的手說道：

『我唸這張名片上的字給你聽罷！Miss Daisy E. Wei，W路1二五五號。H！倘若你肯享樂一下，你的憂鬱病便也好了！』

『唔』H用他的老調答應着。他的這種回答，已經顯明地拒絕C不用再說下文了。但是C的一團高興，始終阻擋不着。於是他的「講

壇』便開始了——

『我想人生除了應做的工作外，便應當享樂的，你能參透這點意思，你現在也不至於受這些苦惱了。我們昨夜出工廠後又在咖啡店大喝，大家都醉了，R拿出這個名片來，介紹一位朋友給我，於是我便去了。坐街車經過許多時候，到一條蔭路下了車，那時月色微明，我走過一坐小小的公園外面，不經意的向短叢內看了一眼，園裏有一對年幼的異國男女坐在鐵椅上，正在 *Kiss*，一個說「你把手放在我的肩上罷，」一個急忙說「好！——就是這樣，就是這樣。」我聽見了，我的脚的速率不覺加增了許多，放開脚步走了不久，估量着已經到了。我便去看門牌的號數，後來尋着了，是一家西式房屋，我走上去

按門鈴，一個青年的女僕開了門，很費點周折，才會見了伊。我們都坐在摩洛哥皮的沙發上，伊唱了許多醉心的歌給我聽，伊又換了西式的服裝，和我跳舞，起初跳Tango Step，後來伊要我跳Tango舞，我說不會，伊便教我，嚇！Tango之舞喲！神秘之舞喲！——』

C說到這點，異常得意，用力在腿上拍了兩下，又繼續說：

『伊的母親是西班牙人，伊真是我理想的女性美了。伊有白種人的嬌好的軀幹和皮膚，加上東方的青髮和伶俐的眼，符合肉體美的條件，伊都具備得完完全全的。伊穿着長及腿部的絲襪，白縐紗上衣，黑紗裙，這些我都當作伊的肉體看呵！那時我如在雲霧裏一樣，被那神妙的吸力支配着。後來過了許久，伊稱贊我說「You are strong ! yo



ur body ……」，且——伊真是一個Miracle噲！

且的精神實是不濟，沒有法子可以阻攔他的說話，聽完了，很氣忿的說道：

『你們，第三帝國的叛徒，異性的蹂躪者！』

『你說我是第三帝國的叛徒，毋寧說我是肉之澈底者。說我是異性的蹂躪者，毋寧說我是異性之Adorer。現在的一切，所需要的是澈底呵！你和市子的苦痛，不能不歸罪於你屈服於運命。你不惟受運命的愚弄，就是支配市子的幸福的人，你又何嘗能反抗他呢？你對於靈的方面，并未澈底，你對於宿命，自然，也沒有勇氣反抗。在別一方面，你却煩惱於你自己招致的苦痛之中，你難道值不得稱爲一個弱者

麼？我的 Stand Point 不是靈的，自然我也知道我不能澈底於靈。其實第三帝國的結局，依舊是肉之國呵！無論或靈或肉，我們總得把這個神祕之井的水汲盡，一直到他成爲智井才止，我們要澈底的看這個井裏是什麼？我們知道什麼是苦惱，況且我並沒有可以招致苦惱的因。大自然之中，有的是快樂，我們要盡量的享樂，我們的有限的生命，不要爲痛楚和不愜於心的事所役使呵！』C 越加有勁的說了。

『唔』這便是 H 的回答，他知道 C 的性質很壞，始終不和他分辯，同時，他吐這個字的音調，也算得是反抗的武器了。

C 又要架勢再談。此時張媽走了進來，拿着一封信，伊說：

『這信是昨天寄來的。你不在家裏，H 先生不能看，我呢，不識

字，請你看看是誰的。」C接過一看，向H說：

『你家裏有信來了，仍舊由我念給你聽麼？』

H點一點頭，躺在睡椅上，並不說什麼。

——哥哥：今天母親身體不好，岑姐在校裏不能回來，母親命我代筆，寫這封信給你，你看我寫的字好不好？

母親說七年不見了你。雖然你有像片寄來，母親仍是很思念你的。母親時時指着後園的梨樹說，你出外的時候，不過幾尺高，現在已經結滿果實了。昨天老王摘下來放在盤裏，母親見了，便流下淚來。近來我們不大得好東西吃了，母親不肯買，因為買了回來，母親記起你，又要傷心，我們大家都不要吃了，

母親很望你快點回來，他說過了一個春天，兩個春天，三個，四個，直到七個，還不見你回來，她的心裏彷彿失掉了什麼似的，近來飲食也減少了，形容也消瘦了，哥哥！你還不回來麼？

我們的屋後空地新蓋了三大間房子，是叔父打樣造的，一切都是新的，母親說是預備等你回來後，給你娶嫂嫂，哥哥！你娶了嫂嫂，還愛我們麼？同學俊正的哥哥娶了嫂嫂，便時常罵他說「你這小東西，要把你關在學校裏，不放回來才好。」我聽着了嚇得什麼似的，回來告訴母親，母親倒發笑了。岑姐問前次替你織的襪子，你收到了沒有？倘若你還記得我們，望你快點回家來呀！

你的慶弟

丑聽他念完後，他的心似乎又飄飄地向着家裏去了。淚珠只是在眼腔裏旋轉，眼內痛得和針刺一樣。C念了這封信，又注意丑的情形，剛才的那樣熱烈的高興，漸漸消滅了，鼻腔裏也覺得發酸，心裏起了一種的不愉快，彷彿生病，這種病狀，爲他自幼以來，沒有嘗過的，除非那時手裏拿着愛食的東西，被別的孩子搶了去的時候。

C呆了一會，不說一句話。忽然用力在腿上一拍，彷彿想着什麼似的，披了上衣，拿着帽子，下樓去了。

這時窗外，下了一陣雨，雨點被風帶進窗來。丑倒在椅上，只是呻吟。

住 事

那一夜○又沒有回來，張媽候門，直到深夜。

二四

## 關於『遊仙窟』

遊仙窟一作，在我國久已失傳。唐時，日本「遣唐使」來我國，帶回此書，影響日本文學甚鉅。現某氏向東京古典保存會，求得是籍，將重印俾廣流傳。因得見書末有山田孝雄氏「遊仙窟解題」一文，文述「遊仙窟」對於日本文學的影響，並校刊譌訛。茲摘譯此文，以供研究古代中日兩國文學交涉的參證。

○ ○ ○ ○ ○

遊仙窟是成於唐初的一部小說，傳爲張文成的著作。

張文成是則天武后時人，名叫鸞，文成是他的字。生前，文名在

本邦很高。看唐書記着「新羅日本使至，必出金寶購其文，」就可以想像了。他的著作有朝野僉載，龍筋鳳髓判等。此書（指遊仙窟）應該在本國（指中國）傳存的，但并未聽說流傳，未知何故。或者在本國已佚失，僅傳於日本罷。

本書早已見於「日本國見在書目錄」，正如傳入日本的唐書所說的，是日本遣唐使攜回的。可是在大寶時充當遣唐使少錄（官名——譯者）的山上憶良，在他的沈疴自哀文裏說——

遊仙窟曰，九泉下人，一錢不直。

據此看來，或者是山上憶良一行人帶回來的也未可知。右語是節錄本書第二十七頁所見的文字。在憶良的文中，也引用得有孔子的話



佛經的話；抱朴子、帛公略說等書，可想見當時已把此書和經子爲伍，是不足怪的。

本書似爲「奈良朝」時代的文人所愛讀，除上述之外，萬葉集卷四有大伴家持贈坂上大嬢的歌十五首，其中有四首，以此書中所述爲根據，這是自契沖以來的學者所承認的。第一首有句曰——

「覺 Kite 搔 Ki 探 Redomo 手 Nimo 觸 Beneba」

（驚覺攪之，忽然空手。）

第十五首有句曰——

「吾胸截 Ni 燒 Ku 如 Si」

（未曾飲炭，腹熱如燒，不憶吞刀，腸穿似割。）

這些句子，都是以本書的文學做藍本而寫成的。如要探求此外間接受本書影響的歌，爲數必多。

本書入「平安朝」後，更爲廣布。源順奉了勤子內親王的旨令，撰和名類聚抄，即以本書的訓爲典據，引用之處，凡十有四條。用爲他的著作的典據的，在漢籍則有爾雅、說文、唐韻、玉篇、詩經、禮記、史記、漢書、白虎通、山海經等；在日本的書籍，則有日本書紀、萬葉集又式等。可見那時已把此書和這些書籍爲伍，被人重視。又本書的文句，又爲和漢朗詠集等所引用，或被用爲「謠物」。又在唐物語裏，也以本書做材料，作爲一場的「說話」。

由此看來，本書雖爲一篇短的小說，但在探求日本文學源流之一

的古典的人，必須備於座右。其次，在日本國語學上，也是可以寶貴的，爲古來學者所重視。如和名類聚鈔則以本書的訓爲其出典，本書的訓，有不少古語的流傳。試舉一二爲例。又在萬葉集裏，「大夫」一語，訓爲 *Masurawo*，這在古來的學者間有不少的議論。在本書內，用「大夫」的字面之處有二。慶安版本，均訓爲 *Masurawo*，因此遂決定萬葉集的訓義是不錯的。又本書內「未必」讀爲 *Dsutsemi*……*Sezu*，借此又可以推知萬葉集裏 *Dsutase* 一語的意義了。又「擲入火」一語，讀爲「火 *ni Kufuru*」，借此也可以知道今語之古了。又「鬢欺蟬鬢非鬢」裏的「欺 *ni*」，爲軍記物語裏常用的字。慶安版本註云！「欺，凌輕也，」借此又足以想見背着日本國語本來的意義而這

樣使用的由來。由這種見地來論本書訓義，可以得到許多的解說。又如本書訓讀時所用的假名字體，在日本文字史上，也是富有價值的資料，這已成爲學界的定論，茲不復贅。

遊仙窟流傳日本的版本，據吾人所見的，有古抄本二種，版本二種。古鈔本之一，就是本書；一爲名古屋真福寺所傳，北朝文和二年九月二十四日，名叫賢智的僧人所寫的一卷本。版本的一種，有文保三年四月文章生英房的序文，爲慶安五年出版的「美濃紙式」六十五紙的一冊本，此本有註釋。版本的其他一種，是有「元祿三年」的序文的遊仙窟鈔，爲「小形半紙本」，分爲五卷。此種的卷頭有假名的註釋，本文是從慶安版本照樣取來的。序文裏也曾聲明。此外經籍仿

古志載着與慶安版本同種的舊鈔本有兩部，著者（卽山田氏）尙不知存於何處。

眞福寺本，曾爲狩谷掖齋用爲和名類聚鈔的考證，頗著名。但它的抄寫，尙在本書（本書爲醍醐本——譯者）十年之後。故醍醐本可說是現存版本中最古的了。

此本爲醍醐寺所藏，閱本書的跋，知爲康永三年所抄寫。原本爲正安二年之物，閱跋亦可知。本書的抄寫，後於刊本序文的年代文保三年約三十年，但原本則約在其前二十年。在這一點，所以是現在流傳的最古的本子了。

此本爲一卷軸，用白楮紙，聯以塗墨色之軸。紙寬九寸七分，縱

長五丈四尺八寸四分。紙數凡三十四張，第一紙長一尺五寸四分，第二紙以下長一尺六寸三分，最後一紙，直至軸所，長一尺三寸八分，以下則卷於軸上。

文字是用墨寫的，有天地線及縱線的墨界。界高七寸七分乃至八分。第一紙十七行餘，第二紙以下一紙爲十八行，最後一紙爲十五行餘，其中末尾八行無字。

封面用淡茶色，裏面貼有金箔的紙，繫有紐。似皆爲後來所加者。全部均襯以紙。第一張頭上有表題，曰——

康永三年十月十六日摸之

法印權大僧都宗算

其襯貼用之紙，下端有橫的「舊記等名目」的文字反映着，因用舊紙的反面，橫着襯貼上去故也。

漢字旁的「假名點」均用朱書，其他聲點、返點、合點則用墨記。行間及欄上的批也用墨。

用紙襯貼時，爲蟲所蛀之處，紙片的位置已非原形，略見文字之形而已。例如此複製本第六頁第七行（第三紙）最後的夜字的中央部分，第八頁第八行（第五紙）「尋常」的「常」字上部中央的部分，又

第十頁第五行（第五紙）「難求」的「難」字的中央部分等是。

醍醐寺本誤字不少，特依慶安版本，略爲更正。

（譯者註：安田氏原文，此處有校刊記，茲從略。）

醍醐寺本雖有不少的錯誤，但慶安版本的誤處由此本得以更正者也不少。計算最顯著者，實有二十五條。茲不遑枚舉。（下略）

（大正十五年十二月六日）

「遊仙窟」在我國既早已失傳，所以它在我國文學上的影響，遠不及在日本。鹽谷溫氏著「中國文學概論」一書，論「遊仙窟」如次，借此可知此書與日本文學的關係。

在日本數爲第一淫書，而在他的本國反失傳。這書所記的是張



文成奉使河源，迷入神仙之窟，備受十娘，五嫂兩仙女的款待。文章純然四六，極絢爛縟麗之極。羅列故事，時夾以俗語調子。世傳本朝嵯峨天皇時，召紀傳之儒者傳受遊仙窟，諸家皆不傳受，學士伊時深嘆之。時本島的社頭林木深處有住在草庵內的一老翁，常讀什麼書似的。問之，則答以讀遊仙窟。伊時聞之，潔齋七日，整衣冠，領陪從，親詣翁所，受訓讀，還後送種種珍寶去，但見草庵，並無老翁，惟覺異香郁郁。這是本島大明神的化現，記在文章生英房的序上。今日關於遊仙窟，訓讀講釋之本甚多，風流之士，沒有不讀遊仙窟的，在日本文學上留了許多的印象。相傳連「紫式部」的「源氏物語」都受

關於「遊仙窟」

了它的影響。（借用君左君譯文）

## 中國的『灰娘故事』

灰娘 (Cinderella) 故事，是歐美最通行的一種仙姑傳說，我國知者亦多。略云灰娘爲繼母虐待，常坐灰中，爲竈下婢，服役甚苦。她的異母妹則華衣美食，與她正相反。後灰娘忽得仙姑的帮助，爲貴公子所見，公子想留她，則馳去不復見。有一夜，灰娘在公子前跳舞，舞畢，將逃去。不料她把仙姑給她的鞋子遺落在地上，公子得了她的鞋，試令諸女試着，沒有一個能穿，只有灰娘能穿，於是公子才認識了意中人，娶她爲婦。

灰娘故事的轉變很多，讀日人南方熊楠的南方隨筆上卷，有一段

談到西歷九世紀時中國書所載的灰娘故事，他在「西陽雜俎」續篇，發見一段故事，與歐美流行的灰娘故事相似。現照錄於下，供研究傳說者的參考。

南人相傳，秦漢前有洞主吳氏，土人呼爲吳洞。娶兩妻，一妻卒，有女名葉限，少慧，善搗金。父愛之。末歲父卒，爲後母所苦，常令樵險汲深。時嘗得一鱗，二寸餘，頰鬢金目，遂潛養於盆中。日日長，易數器，大不能受，乃投於後池中。女所得餘食，輒沉食之，女至池，魚必露首枕岸。他人至，不復出。其母知之，每伺之，魚未嘗見也。母詐女，曰：「爾毋勞乎？吾爲爾新其襦。」乃易其敝衣，後令

汲於他泉，計里數數百也。母徐衣其女衣，袖利刃，行向池呼魚。魚卽出首，因砍殺之。魚已長丈餘，膳其肉，味倍常魚，藏其骨於鬱棲之下。逾日女至，向池不復見魚矣；乃哭於野。忽有人，披髮烏衣，自天而降，慰女曰：「爾勿哭，爾母殺爾魚矣！骨在糞下，爾歸，可取魚骨藏於室，所須第祈之，當隨爾也。」女用其言，金璣衣食隨欲而見。及洞宴，母往令女守庭果，女伺母行遠亦往。衣翠紡上衣，蹠金履。母所生女認之，謂母曰：「此甚似姊也。」母亦疑之。女覺遽返，遂遺一履，爲洞人所得。母歸，但見女抱庭樹眠，亦不慮之。其洞鄰海島，島中有國，名陀汗，兵強，王數十島，水界數千里。洞人遂貨其履於陀汗國。國王得之，命其左右履之，足小者履減一寸。乃

合一國婦人履之，竟無一稱者。其輕如毛，履石無聲。陀汙王意其洞人以非道得之，遂禁錮而拷掠之，竟不知所從來。乃以是履棄之道旁，即遍歷人家捕之，若有女履者捕以告。陀汙王怪之，及搜其室，得葉限，令履之而信。葉限因衣翠紡衣，躡履而進，色若天人也。始事於王，載魚骨與葉限俱還國。其母及女，即爲飛石擊死。洞人哀之，埋於石坑，命曰懊女塚。洞人以爲禱祀，求女必應。陀汙王至國，以葉限爲上婦，一年王貧，求祈於魚骨，寶王無限，逾年不復應。王乃葬魚骨於海岸。用珠石斛藏之，以金爲際。至徵卒叛時，將發以贍軍，一夕爲海潮所淪。成式舊家人李士之所說，士本邑州洞中人，多記得南中怪事。

## 霍普特曼的沉鐘

沉鐘一劇，爲霍普特曼一八九六年的傑作，共有五幕。劇中的人物，有：鑄鐘師海因里希，他的妻子瑪格達；和他們的兩個孩子。還有牧師，教師，理髮匠，林中老女怪魏吉亨，林中女妖羅登德萊茵，水怪尼格爾曼，林怪瓦爾德普拉特。此外女妖，男女侏儒多人。只看這些脚色，便知道將要展開一個童話的世界了。而且，主要的，自然是一個男子——鑄鐘師海因里希；一個女子——林中女妖羅登德萊茵。

第一幕 是離開人市的深山裏，長滿了樅林，旁有懸岩絕壁，林

外有一口古井，生着綠苔。森林中的女妖羅登德萊茵坐在井上，梳她黃金色的頭髮。惱人的蜜蜂，時飛近她的身旁，她用手去趕開。她梳好了頭髮，便俯着半身，向着井內，叫井中的水怪尼格爾曼，她發出了嬌聲：

尼格爾曼，老人家！你沒有聽着嗎？你聽我唱——

我身來自何處？

我身歸向那方？

我是林裏囀着的小鳥？

我是山中度日的女妖？

開滿林中的香花，



他的來蹤我也難分曉。

我想念我那未知的爺和娘，

——心中好悲傷，

不相逢又待怎樣？

我是金髮的林女郎，

終生與花鳥遊蕩。

她梳髮的時候，就是表示她胸中悲梗。當她的一根髮從櫛上掉進井內，浮在水面上，水怪的有瘡疥般的手便去攔着，從水裏躍出來，原來他在暗中已迷戀着她了。

他們在井旁互相談心，笑謔爲樂。忽然聽着林中有人呼救的聲音

。這時鑄鐘師海因里希像病人似的曳着脚從林裏走了出來。她急忙跑進林中，水怪也躍進井裏。海因里希一面呼救，一面走近茅屋前，便倒在草叢裏。這時蔚藍色的浮雲，掠山巔而過，日已西沉了。只有夜風拂枝，天將下雨。老女怪魏吉亨背上背着籠子，從林中一拐一拐的走來。雪白的髮爲微風吹動，面貌好像男子，嘴上長有薄毛。她走路時，脚去絆着了臥在草裏的海因里希，吃了一驚，大聲叫她的女兒羅登德萊茵。女兒來了，說，要扶他進茅屋裏去，母親說，茅屋裏還容得下他麼？於是老女怪進屋裏去了。女兒拿了一束枯草來，走近海因里希的身旁，他已活轉來了。他不知怎樣會到深山裏來，問她，她也不知。她拿牛乳飲他，她救了瀕死的，傷重的他。

他被熱所襲，哀懇的向她說：『請你挨近我！請你停在這裡吧！你決不要走到別處去呀！咳，知道了嗎？……現在的你，好似爲我而……的吧！這在你是未必知道的。咳，求你勿使我的夢醒轉來呀！我說了吧！是，我落到谷裏來了……不，不行，還是請你替我說出來吧！因爲你的聲音，如神仙送來的天國的繚亮的音樂一樣的，我已聽見了。請你說話呀？爲什麼不說呢！爲什麼不爲我歌唱呢？——咳，我是落到谷裏來了。呀！我不是已經說過了麼？怎樣的落到谷裏來的呢？那是想不起來了。大約是我的腳踏着的路逃向他處去了吧！還是我之落下，是我有意歡喜這樣吧；是我無理的這樣吧，那是記不起來了。總之，我是落下來了。泥土，石頭，綠草都和我一齊落到谷裏來了。

。（漸被激烈的熱所襲擊）我抓着了櫻樹——不錯，是的，是野生的櫻樹，是從岩縫裏伸出來的樹幹，樹幹折了，我的右手還握着正開花的櫻枝，我在花瓣四散中落到無底的谷中了，於是死了。咳，我已死了，你說呀！請你說誰也決不能使我從長眠裏醒轉來呀！』

在聳立空際的斷岩的頂上，建有一所禮拜堂，尖塔上的金色十字架，在太陽裏發光。塔裏將吊起一口梵鐘，藉牠的洪大的聲音，鎮伏山中的羣魔。鑄鐘師海因里希擔當了這任務。那天鐘已鑄好了。他用八匹馬曳着大鐘，他拉着馬走在前面，正在山脊上走着的時候，山中的妖魔尼格爾曼，和瓦爾德昔拉特知道鐘聲不利於他們，便暗中把鐘推下山去，沉在山谷的湖中了。海因里希也和鐘一齊落下，幸好他被

岩角擋住，抓住了樹枝。他攀登到衆人稱爲「白銀之脊」的山地來了。

自從他失蹤以後，村裏的牧師、教師、理髮匠（代表對於藝術家無理解的俗物）都到山中來尋他了，他們叫着他的名字，見了茅舍的燈光，於是海因里希就被他們尋着了。他們將他抬回去了。

女妖羅登德萊茵見他去了，心中兀自懷念着。我們且看她和水怪

### 尼格爾曼的對話——

水怪（自井內出現）卜勒克克克庫斯，卜勒克克克庫斯！嚇！

你立在那里幹什麼？

女妖 水裏的老人家！我悲戚呀！我真悲戚呀！

水怪 (狡猾的)卜勒克克庫斯！你的那一隻眼睛悲戚呢？

女妖 (說笑似的)左邊的一隻，我說的話沒有假嗎？

水怪 不錯，是真的。

女妖 (用手指拭左眼)你看，這是什麼？

水怪 什麼，是什麼？

女妖 這是我眼裏的東西。

水怪 你的眼裏有什麼呢？拿出來看看！

女妖 是什麼我也不曉得，是熱的，一滴一滴的，落了出來。

水怪 喔呀！沒有什麼呀！你再靠進我，讓我看一看。

女妖 (將淚珠放在指頭上)圓的，小的，白的，熱的，請看呀！

水怪 好呀！好極了！把這個給我使得嗎？我把牠裝在薔薇色的貝殼裏，好好的保藏起來。

女妖 你將牠放在井欄上，你看，好美麗！

水怪 是美麗的金剛石呀！人世的苦樂都從這個寶貝裏放出光芒，人們呼它叫「淚」。

女妖 這是「淚」！如果這是「淚」，那我已是哭過了。我頭一遭曉得「淚」呀！

● 「卜勒克克庫斯」是妖怪叫的聲音，這聲音是做用希臘喜劇作家亞里斯多芬的「蛙」一劇裏，蛙鳴的聲音。

她生來尙不知什麼是淚，是悲，是戀，可是如今她胸中的情熱已熾了。她知道了愛，她追蹤海因里希而到人世去了。水怪眼看着她去，也只有悲鳴而已。

第二幕 鑄鐘師海因里希的家中，他的妻子瑪格達和九歲五歲的兩個兒子正準備祝賀他的成功。他上山的那日，妻子徹夜未眠，等候他歸來。到了黎明，她的手中尙持着櫻草（德人稱爲天國之鎗）的花束，點綴一個美麗的慶祝日。她和鄰家的主婦談鑄鐘的情況，說，先前大家約好，如果大鐘在撞鐘樓中安置好了，他的丈夫就會樹立白旗，使衆人知道。可是直到天曉，還不見白旗的蹤影，她憂心起來了。她把兩個兒子托鄰婦照管，就走出門去，恰巧這時教師，牧師，理髮



匠肩着擔架，一大羣的村人跟着走來，她驚愕了，牧師們把海因里希安置在牀上，她拿水給他喝，她用言語安慰他。可是他因為自己的工作絕望失敗，心中苦悶，遂昏睡不省人事。她急忙出去尋藥，這時女妖羅登德萊茵扮做一個農夫的女兒的模樣，手中持着草莓的籃子走進屋子來。她用超自然的魔力，治好了鑄鐘師的病，她吻了他，他們約好仍然回轉山中去。

第三幕 鑄鐘師捨棄他的妻和子，離開人世，再到山中的怪魔境地去，他專心製造一口幽靈的鐘，獻於日神。（他離開基督教的神，為異教的神，藝術之理想的太陽而服役。）他役使羣魔建造日神的殿堂，可是那些妖怪都是陽奉陰違，水怪使他做惡夢而受苦，林怪煽動

村人來攻擊他。牧師到山中尋着了牠，勸他勿背神訓以陷於邪道，叫他反省在家中的妻和子的苦痛。牧師雖然說得悲痛而懇切，他全然聽不進耳。他固執着自己的信仰，牧師問他，鑄鐘的報酬，由誰付出。他答道：

『誰付報酬，全無那麼一回事。鐘的本身就是報酬，就是幸福了。有支付報酬於「報酬」的嗎？有支付幸福於幸福的嗎？……我叫這鐘爲自鳴鐘。說起自鳴鐘，他撞在人的手中，比世間的什麼鐘更能發出莊嚴的高音。像春雷般的轟遍大千世界，告知了新光明的誕生。萬物之母的日神呀！你的孩子和我的孩子都是用從你胸中流出的乳汁養育長大的。日之神藉了柔和親切的春雨之力，洗滌了附在孩子身上的

塵埃，回復了他們的健康。於是孩子們仰視着日神在光明華耀的空中走着的姿勢而歡呼。日神能使冬枯的原野在她的懷中得溫暖，使牠着綠衣。犧牲的火焰，已經在我的胸中燃燒了。我將盡舉一切作為犧牲，供奉於你（指日神）的面前。」

他終於不肯回去，一心鑄造幽靈的鐘。

第四幕 鑄鐘師在小屋裏鍛鐵，有六個侏儒幫助他工作。他的工作使他苦悶，他的精神漂浮於現實與夢幻之間。他的妻子因為被棄，已投身於谷間的湖裏死了。他的兩個兒子上山來尋他，他見他們跋涉山路，手中持着一個小瓶。

長子 爸爸！

海因里希 哦！兒呀！

長子 媽媽問你的安。

海 咳！有勞你們，兒！媽媽好嗎？

長子 （緩慢的，悲痛的，一句一句的沉重的語氣）媽媽……呢

……好……好的！

海 你們拿着什麼來了？

次兒 是瓶。

海 拿來給我的嗎？

次兒 是的呀！爸爸！

海 瓶裏裝着什麼呢？

次兒 酸辛的東西。

長子 又是苦的。

次兒 是媽媽的眼淚。

海 你說什麼？

女妖羅登德萊茵 你在那里看的什麼？

海 她……她……。

女妖 誰呀！

海 你沒有眼睛麼？你看呀！（向孩子們說）媽媽如今在那里呢？

長子 媽媽麼？

海 唉！在什麼地方呢？

次兒 在湖水的底下，水藻的花開着的地方。

（這時從谷底發出了強大的鐘聲。）

海 鐘響了，鐘響了。

女妖 鐘？什麼鐘呢？

海 是沉在湖裏的舊鐘在響……鐘在響了。是誰使那鐘響呢！我  
不要聽，我不要聽！救我呀！救我呀！

鑄鐘師海因里希到此時他覺醒了，他悔恨自己的過失，詛咒女妖  
的誘惑，跑下山去了。

第五幕 海因里希回轉村中，他的妻子早已投湖身亡，兩個孩子  
也不見了。村中的人指斥他將靈魂賣給妖魔，是一個異端者，大家向

他投石，將殺害他。他沒有法想，只好仍舊逃到女妖住的山裏來。走到古井旁邊，聽著井裏的羅登德萊茵唱着悲哀的歌，原來她已被迫而與尼格爾曼成爲夫婦了。他走到茅舍裏，會見了羅登德萊茵的養母——老女怪，她勸海因里希喝一杯酒，以恢復他的精力，喝了一杯又勸他喝第二杯，喝到第三杯時，空際似有微妙的豎琴的調浮着，羅登德萊茵出現於井上，月光映在她的身上，她梳着亂髮，井中有尼格爾曼的呼聲，叫她趕快進去。她低聲歌道：

……闇夜中，只有我一人，

梳我的黃金的頭髮，

我是森林的女兒，只有我一人。

霍普特曼的沉鐘

一八

呀！鳥飛，霧起，

遠處魔火燃了。

我無限酸辛，

穿不合身的衣裳，

薄情的，可咒的

我呀，開在水藻上的花叢！

在月光裏梳我的髮，

一心想着從前的人兒，

釣鐘草在唱歌了，

我們二人是快樂的伴侶。



又是難割難捨的知心，

又是喜來又是悲。

我那時聽着——

「回來吧！回來吧！不早了！」

回到水的住宅，回到水草之中。

若是逗遛過於長久了，

「回來吧！回來吧！不早了！」

因為她的丈夫在井裏催她回去，正要跳下井去的當兒，忽然聽着

有人叫她——

羅 是誰在暗中叫我呢！

|海 是我呀！

|羅 誰呀？

|海 說，是我，再走過這邊來一點，就知道是誰了。

|羅 我不能來，我不知道你是誰呀！請你走吧！和我說話的人難免死亡的。

|海 你別苦我呀！請來觸我的手看，即刻可以曉得的。

|羅 我始終不認得你。

|海 你不認得我麼？

|羅 是。

|海 也沒有會過我麼？

|羅 我不知道你。

|海 唉！天呀！我願早點死了吧！我不會吻過你的脣致於嘴痛嗎？

|羅 不，沒有。

|海 你的脣一次也不會吻過我嗎？

水怪 (不見形，只聽着聲音。) |羅登德萊茵！

|羅 就來了！

水怪 快些進來！

|海 是誰在叫你呢？

|羅 是井中的主人，我的丈夫。

|海 你這般的使我受苦，這是人生戰爭裏決無的可怖的苦惱。唉

！我求你，求你不要責備被棄的，被破滅了的男子，求你使  
我自由吧！

|羅 可是，要怎樣才好呢？

|海 請你到這裏來，到我的身旁來吧！

|羅 我不能來，不能來。

|海 不能來麼？

|羅 是的。

|海 爲什麼呢？

|羅 我們在下面團團的跳舞，有趣的跳舞。——我不拘腳怎樣重

的時候，只要一跳，即刻就不熱了。少陪了，少陪了。

|海 你去那里，不要去呀！

|羅 (她避到井的後面) 到永劫的遠方的國土去。

|海 那邊……那邊有一個杯子，請你替我把杯子……杯子拿來，

|瑪格達 (註：妻子的名字。) 你……唉！你的臉是怎樣的蒼白呀！喂！拿杯子給我，那杯子。我將爲拿那杯子給我的人而祈福！

|羅 (緊緊地靠近他的身旁) 我拿給你。

|海 你給我麼？

|羅 是的，我替你做，我使將死的人得安靜地休息。

|海 我知道了。那邊，有你有莊嚴的容貌。

|羅 (避到遠處) 少陪了，少陪了。我不是你的愛人。可是有時我也曾是你的寶重的，可憐的人兒，是五月的時候，五月的時候。但一切是過去的昔日的夢了。

|海 過去的夢！

|羅 是。過去的夢。每夜唱歌使你安眠的是誰？朝晨以奇異的魔的音樂驚醒你的是誰？

|海 不是你是誰呢？

|羅 我是那一個？

|海 你是羅登德萊茵。

|羅 將新鮮的力氣吹進你的柔和的手足裏的是誰？被你捨棄了的，被你追進水底去的是誰？

|海 除了你還有誰呢？

|羅 我是那一個？

|海 你是羅登德萊茵。

|羅 少陪了，少陪了。

|海 請你帶我一起下去吧？夜來到那里了，誰也嫌怨的夜來了。

|羅 (跑近男子的身旁，緊抱着他的膝，放出歡呼的聲音)。噯

！太陽出來了。

|海 太陽呀！太陽呀！

羅 (一半啜泣，一半歡呼。) 海因里希！

海 我感謝你！

羅 (她緊抱着海因里希，以脣吻他，——并使將死的人安靜的

橫倒在草地上。) 海因里希！

海 高高的空中那邊，太陽的鐘在響了。太陽……太陽升起了，

唉！黑夜正長呢。

(舞台現紅的曙光)(幕落)

全劇的概略，已經敘述如上。現在我們可以提出一個疑問，就是霍普特曼作這篇劇曲的用意在那里。關於這個問題，解答的批評家也不少。有的說，此劇與霍氏所作的寂寞的人們的主題一樣，是被挾在



兩個女性之間的一個男性的悲劇。作者自己立於他的前妻和新戀人之間，將親自經驗的事跡，作為這篇劇曲的動機。有人說這篇劇曲就是藝術家的悲劇，霍氏曾經苦心製作一篇佛洛尼安·該耶爾 (Florian Geyer) 不幸不能如預期的成功，因此他將自己絕望的心情，寄托於鑄鐘師海因里希的藝術的破滅上面。他和本國的劇作家克賴斯特一樣，因苦心之作失敗，將絕望的心情悲劇化。又有人說，此劇的思想，與尼采的超人思想有關，反抗基督教的庸俗，借太陽當作新理想與宗教。是想達到超人之境，無力而斃的人的悲劇。他以沉在湖底的舊鐘象徵基督教的舊道德，鑄造的新鐘象徵新的超人的道德；但終於未竟厥功。更有人說他的自然主義失敗了，因以新鐘來比喻新藝術的理想

。有人將此劇與哥德的浮士德比較，（尤其是第二幕）浮士德想解決宇宙與人生的謎；海因里希憬慕藝術家的大理想，這兩個人物是對照着。又有批評家說，最靠得住的解釋是沉鐘代表舊道德，而新鐘即代表新道德，但新道德尙未成立即失敗。海因里希不受村人的忠告，捨棄他的妻子，而愛羅登德萊茵，可見他受了尼采的影響。於海因里希，足以窺見超人的面影。可是他做一個超人終於力量不足，舊鐘的聲音動了他的心，而新道德的建設遂歸失敗。此雖是劇中主人公的心情，同時也是作者自己的心情。作者不是像易卜生那般有意志的人，他的著作常爲感情的，詩的。原劇在戲曲上的價值，仍佔絕高的地位，是一篇抒情詩的童話劇。文字方面照例應用德國的方言俗語，與韻律

之美，合而成爲霍氏獨有的特色。

我們看沉鐘時，覺得與看莎士比亞的中夏夜之夢有同一的情趣。劇中的人物都有許多非人間的妖精，這些妖精并不是十分可怖的，反具有魅惑人的力量與滑稽味，很是好玩。至於妖精的性格，也表現得極其清楚，水怪與林怪雖是令人討厭，但却富有人間性。女妖自然是一個玲瓏活潑的女郎，善歌、善笑、善愁、善撒嬌。她的養母老怪也不十分醜惡，不過一龍鍾老媪而已。此外如水怪的鳴聲；林怪的鳴聲，都帶滑稽味，其餘的妖魔等，都安排得極恰當，有適當的歌舞或打諢的任務。因此，在舞台上的效果是很顯明的。

產生沉鐘的霍普特曼，生於一千八百六十二年十一月十五日，目

前還健在。他生在德國東南隅的雪勒幸 (Schlesien) 的俄伯爾薩爾志 普魯 (Obersartzbrunn) 的溫泉地。幼時想成爲一個雕刻家，進了普勒司拉美術學校。後進維也納大學，受倭伊鏗、赫格爾之教。當一八三八年，他二十歲的時候，曾遊南部法蘭西、西班牙、意大利等地。翌年赴羅馬，後因病返國，仍研究雕刻，此時他已有了使雕刻與詩綜合，表現於演劇的理想。一八八五年與瑪麗結婚，後與何爾茲相逢，受了他的澈底寫實主義的影響。一八八九年，他二十七歲時，處女作五幕社會劇日出之前 (Vor Sonnenaufgang) 由奧安·卜拉蒙監督，上演於柏林的萊森劇場，是爲德國近代劇的第一聲。

日出之前誕生後，他不斷的創作。一八九〇年六月，描寫式微的

家庭悲劇平和祭 (Das Friedenstest) 三幕上演於自由劇場。翌年，(一八九一，) 五幕劇寂寞的人們 (Die einsamen Menschen) 出世，也是寫神經質的家庭悲劇。一八九二年，改作五幕劇織工 (Die Weber)，此劇是他在一八四四年用故鄉的方言作的，不容易使人懂得，所以譯出。此後作喜劇獺皮 (Der Biberpelz) 四幕，赤牡雞 (Der rote Hahn) 四幕。一八九三年十一月，他的夢幻劇韓萊耳昇天 (Hannels Himmelfahrt) 上演於柏林的皇家劇場。至此作風一變，由自然主義趨新羅曼主義。如沉鐘、可憐的海因里希 (Der arme Heinrich) 而且琵琶跳舞了 (und Pippa tanzt)，都是取材於童話的世界，是如抒情詩一般的，象徵的作品。

他的自然主義的作品，要推馭者痕血爾（Fuhrmann Henschel）爲傑出，然後才數到日出之前與織工。代表新羅曼作風，現在所述的沉鐘便是。

在歐洲大戰後，他又著了幾種作品，一九二〇年作白色的救世主十一場，一九二一年作印第波迪人五幕。後又作異端等，都含有反抗及諷刺的精神。

霍氏的著作，在本國刊行的版本很多。比較完全的英譯本，有李維生輯譯的霍氏戲曲集七卷。（Dramatic Works of Gerhart Hauptmann, Edited by L. Lewisohn.）我國也有數種譯本，由商務印書館出版。

但沉鐘却未有譯本。

## 托爾斯泰的復活

四月二十八日早上八點鐘，管獄長同女管獄官走進女監裏，開了鎖，叫道：「司馬洛娃，到審判廳去！」獄室裏頓時忙亂起來，只聽着女囚們的聲音和赤腳的步聲。管獄長向着小門裏催促馬司洛娃快些出來，過了兩分鐘，一個年輕婦人從門裏走出來了。她的身材不甚高大，胸脯豐滿，穿着灰色寢衣，足上穿着囚犯用的破鞋，頭上繫着白色三角布，布上露出幾把黑頭髮。臉和手是很白的。一對眼睛又黑又亮。內中一隻稍爲斜一點，眼神雖然顯出疲乏的樣子，頗有活潑的氣象，有惹人的美麗。

她走到監獄門口，被交給兩個護送兵。出得門來，世上已經是春天了。溫暖的陽光，普照大地，和風送香，綠草遍野，樺陽樹競放着嫩葉；菩提樹正萌芽；鴉雀爭鳴，正預備他們的巢穴；樹木、鳥獸、兒童們都很高興。馬司洛娃走在街上，大眾的臉上露出好奇的神氣，暗裏嘆息這是做和我們不一樣的壞事情的結果。孩子們見了女強盜，未免害怕起來，後來看見她的後面有兵跟着，女強盜決不會再來行兇，便不由得安心下來。她走着時，驚起路上的鴿子，街上的春天的空氣，使她神往，直到那鴿子飛起從她的耳旁插過撲來一陣微風，她才想起了自己的境遇，深深的嘆了一口氣。

○

○

○



囚婦馬司洛娃的歷史是很平常的。她是母親和一個過路的采乾人（Gypsy之流）所生的，三歲時便失了他的母親。母親本是在鄉間的兩個姊妹老小姐家中看守牲畜的，年長的老小姐名叫馬利，性情嚴澁得很，馬司洛娃的娘死了，她想將馬司洛娃當作丫頭，僕人，時常使喚她，不高興時，還要打罵。年紀小一點的老小姐，名叫沙非亞，性情慈善，待馬司洛娃很和善，爲她做好衣服，教她讀書，視爲養女。這時她的身上有兩種勢力支配着，當她長成起來，變成一半是丫頭，一半是養女的樣子。她的周圍的人，叫她做喀吉沙。到了二八的年齡，也曾有人來替她做媒，可是她一點也不願意出嫁。她每天在家中做些烹飪，洗滌的事，有時還要坐在老小姐們的旁邊，讀書給她們聽。

這時女主人的家中來了她們的姪兒，是個年輕的大學生，有錢的侯爵，他到姑母的家中來玩。喀吉沙竟身不由己的愛上了他。以後過了兩年，這位青年出去打仗，中途去看望姑母，在姑母家中住了四天，在臨走的前一夜他強姦了喀吉沙，臨走時他給她一百盧布一張鈔票。他走後五個月，喀吉沙已知道自己懷妊了。她此時異常的含羞，要想避開羞辱；又不願再伺候她們，恨起她們來了。她說出了粗魯的話，要她們算清工錢，她們對於她很是不滿意，可也沒有法子，只好讓她走了。從此以後她便陷於流轉與淪落的生活了。她腹中的孩子，產出不久就死了。她做了他人的情婦，外妾，欺騙男子，受人欺騙，藉烟酒來解她的憂憤，終於墮落進賣淫窟裏去了。她被鴇婆設法誘進窰

子裏後，她的生活又改變了。晚上忙得要死，白天却去覓那昏沉沉的夢。到三四點鐘，才從污穢的牀上懶懶的起身，裝飾自己的肉體。到了夜間，被上幾於全身裸露的服裝，到大客廳裏，和客人歡呼，爭吵，跳舞，然後才同客人去睡。所謂客人，有老人，有壯年，少年；有衰頹不堪的，有獨身者，商人，猶太人，阿美利亞人，韃靼人，還有富的，貧的，軍人，官吏，大學生，中學生，各色俱全；到了早上，她才得了解放。她過這樣的生活，足足有了七年。到了第八年，她二十六歲的時候，她犯了一件案子，被收進監獄裏，同犯人們住了六個月，現在才把她送到審判廳去。

○

○

○

當馬司洛娃同着護送兵向審判廳去的時候，從前她那個養母的姪兒，姦污她的人南黑留妥夫侯爵，還躺在舒適的床上，吸着煙草，想他應辦的事情。一會兒，才起身化裝梳洗。他走到飯廳去的時候，管家婦送進一封信，說這信是從哥爾查克侯爵的小姐那邊送來的。信中大約說，「今天你應到審判廳陪審去了。家母說務請今晚蒞臨敝寓，無論何時都可以。」他和侯爵的女兒瑪利亞過從很密，雖然他很愛她，可是他尚不敢向她求婚，原來他有了一個障礙，就是他同一個已嫁的婦人發生過關係，這關係在南黑留妥夫看來，早已斷絕，但在女人那方面還未承認，那女人利用他的膽怯來制服他，所以無有她的同意，這關係還不能斷絕。至於他姦污喀吉沙的事，那早已忘懷了。其次

他又拆看了第二封信，這是管理田產的總管送來的。信中叫他親自去處理遺產承繼的事務。他看了這封信，一半兒快活，一半兒不快活。快活的緣故，是他覺得竟能管轄偌大巨產，不快活的緣故，因他曾受新思想的激盪，認土地占有爲不正當。想把那些土地都送給農民，可是他的奢侈的生活是不易捨棄的，因此他對於這封信有點煩惱。

○ ○ ○

南黑留安夫七年前離去軍隊生活之後，他覺得自己有美術的才能，想成爲一個畫家，他有畫室，畫室裏掛有圖畫，可是他作畫終於無所成就。他想寫一封信給瑪利亞，經過畫室，他看見自己的習作，心中頗不愉快，覆信寫好了又撕去。他叫僕人套車，坐在車裏想起了求

婚的事，又想到結婚和不結婚的利益。結婚的利益是家庭之樂的增進，可以得到兩性間的道德生活；得到獨立的生活。他反對結婚，是恐懼因結婚而喪失自由，又怕婦女有秘密的行動。他和瑪利亞互相戀愛，彼此都能理解。她已經有二十七歲了，他想世上像她這般美質的女子還能找到，也許她已愛過別人了。他這樣一想便不願結婚了。可是不結婚又很可惜，因為瑪利亞身出名門，舉止言笑動作都和尋常人不同，整齊合適；又因她很愛他，看他比別人都高，並且能了解他。他在車裏反復想這兩方面的理由，不知將赴那條路的好。這時馬車已到審判廳門前，他又自語道：「這事讓以後再想吧。現在應該盡心實行社會的義務，這是我因為并且常為的事情，而況這還是很有趣的呢！

「說着，他便走進審判廳裏去了。」

○ ○ ○

裁判廳的廊下是很混雜的，法警，審判官，律師走來走去，現出忙碌的樣子。他問着了刑事庭，便向前走去，走到門前，有兩個人等在那裏：一個是商人，身體肥大；一個是商店總管，猶太籍。他問道：二人這裏是否刑事庭，二人回答說是，攀談之後，曉得都是陪審官。他走進一間小屋子，許多陪審官坐在裏面。認識的，大家談着天氣和早春的風景，又談近來的時事。他遇見了他姊姊的女兒的教師也在那裏，那教師對他所說的話不大恭敬，他覺得很不愉快。屋裏的陪審官大家等待着，南黑留妥夫雖來得很晚，還有一個陪審官沒有到。



首席推事到庭很早，他身材高大，頰上長滿花白鬚鬚。他已有妻子，但還過着荒蕩的生活，和他的妻子一般。他今天和一個瑞士女人（從前在他家裏當保母的）約好，在一個旅館裏相會。他想趕快把今天的審事辦完，可以在六時前會他的意中人去。在出庭之前，他照例的在辦公室裏練習啞鈴體操。這時有一個推事來叩他的門告知他推事馬脫委仍舊未到，他抱怨了幾句。書記官進來了，他問書記官說，「我們先審那一件案子？」書記官答說，「我想毒殺案先審。」首席推事隨口答說，「好，毒藥案，就是毒藥案吧。」他想這件案子在四點鐘以前可以完畢，那末他可以去會他的情婦了。





不久馬脫委來了。承發吏取出點名簿來點名，只有兩個人未到。

大家都向法庭走去。刑事庭內是大而長的，一頭是一座台，一共有三級，台上正中放着一張桌子，上面鋪着綠呢。椅子後面掛着國王的照像，左邊的神龕裏放着基督的像，右邊是檢察官的寫字台，遠一點是書記官的桌子，其下便是被告的座位。右邊有兩排椅子，是預備給陪審官坐。當陪審官走進來的時候，承發吏匆匆走到大廳中央，大聲喊道：「開庭了！」

首席推事吩咐帶被告進來，兩個佩刀的憲兵帶了兩個女子和一個男子走進，其中的一個女子便是馬司洛娃（喀吉沙），她進來時，滿

庭的人都極注意她。

於是平常的訴訟手續開始了，先點陪審官的人數，請陪審官去宣誓，他們同牧師走到聖像的面前。等陪審官坐定後，首席推事便演講他們的權利與責任，講完，就審問被告們的姓名，身分，生地，年齡，宗教，職業等。第一個被告叫做西蒙·喀其金，是馬勿利太納旅館裏的用人。第二個被告叫做包慈柯娃，也是同一旅館的用人，年四十三歲。第三個便輪到馬司洛娃了。歡喜女人的首席推事用柔和的聲音叫她立起來，問她的名字，她答說，「名叫留巴菲，（這是喀吉沙做娼妓時的名字。）受洗禮時的名字叫做喀德隣。」這時坐在陪審官席的南黑留安夫忽然記起往事了，再仔細一看，果然是他從前姦污過的

女子，他的心中痛苦起來了。

首席推事問她道：「你做什麼事業的？」她說：「在窰子裏。」一個戴眼鏡的推事嚴聲問道：「在那一家窰子裏？」她含笑說：「那個你自己也能知道。」說着，向四面望了一下又向首席推事的臉上望，她的嬌態使人愛憐。首席推事被她一望，不覺臉紅起來，大廳裏一時完全靜寂。忽地衆人中有人嗤的笑了一聲，這才把靜寂破除了。又有人嘶嘶的叫了一聲，於是首席才繼續問話。

南黑留妥夫坐在第一排第二隻高椅子上，戴着鼻眼鏡，瞪着馬司洛娃，他的心靈裏正進行着複雜的，并且痛苦的工作。



告發狀的內容，大略如次。

基泰娃寮妓的娼妓留巴菲（即馬司洛娃）受客人司梅里可夫之托，代他回到所住的馬勿利太納旅館，取遊費四十盧布。她和旅館中的男用人喀其金，女用人包茲柯娃共謀，盜取司梅里可夫的錢和金剛石戒指，三人分用。司梅里可夫與留巴菲回旅館後，她從僕人喀其金的勸告，在葡萄酒裏放了一點白粉，將酒送給司梅里可夫喝，後來司便死了。經法庭醫生的檢查，并解剖屍體，發現死人是中毒死亡，委係生前被人毒殺。留巴菲將那只鑽戒賣給妓寮的主婦，說是司梅里可夫送給她的。留巴菲供稱白粉是喀其金拿出來的，那是催眠藥，她用司梅里可夫給她的鑰匙開了鎖，只取了她應取的四十盧布。

當書記官讀完極長的告發狀以後，衆人都很輕舒的呼出一口氣來，個個都承認現在就要開始審判，明白查究此案，以彰公理。却只有南黑留安夫一人不會感着這種感情，他心裏正極恐懼，十年前他所認識的純潔清白的女郎馬司洛娃何以能做出這種事來。他對於這件突然發生的奇異的事，使他回憶起從前的一切，而要求他承認自己的無良，殘忍和卑陋。

首席推事輪次問了三個被告，都沒有頭緒。其次便是檢查證物，律師的辯論。然後退入會議室休息，陪審官再審查此案。審查的結果：第一，喀其金對於謀殺與竊盜均有關係，一致主張有罪。第二，包茲柯娃關於謀殺事件無罪，於竊盜爲有罪。到了第三項，就是對於馬

司洛娃的審議，議論紛出，不能決定。主席主張她於謀殺及竊財二事均屬有罪，有的人不贊成，其餘的人都感着疲倦，想早些了事，沒有多說話。南黑留妥夫深知馬司洛娃的爲人，他信她對於謀殺與竊財都沒有罪，本想出來說話，又怕暴露自己和馬司洛娃的關係，終於沒有發言。總之，多數的人，對於馬司洛娃都表示同情的。

陪審官經過長久的討論，於是作成了審議案了。他們都感着疲乏，昏昏曠曠的，在審議案裏作成了一個大錯。本來在馬司洛娃的罪名下，說她下藥的地方，依審議的結果，應寫作「認爲事實，但無殺人之意，」他們將「但無殺人之意」這一句寫落了。這和他們主張馬司洛娃無罪的意味完全相反。當時大家都沒有注意到，匆匆將審議案送

給首席推事。當法庭再開，誦讀這審議書的時候，他們才發覺了錯誤，然已讀出，不能挽救了。

首席推事宣告三人的處刑：喀其金處西伯利亞徒刑八年；包茲柯娃監禁三年；馬司洛娃處西伯利亞徒刑四年。喀、包二人聽了這樣的宣告，坦然無事。只有馬司洛娃向着全廳喊道：「我沒有罪，我無有罪！我既不願意，也不想做，老實說，老實……」沒有說完，就坐在樓上，大哭起來。

南黑留妥夫看了這情形，他想這是不能聽其自然的，他想跑到圍廊那里，去看一看她。陪審官和律師們見這案子已經了結，大家都擁擠着走出去了。到南黑留妥夫走到圍廊那里，馬司洛娃已經走得很

遠了。

南黑留妥夫會着了首席推事，問他有無什麼法子可以糾改那點錯誤，推事告訴他說，如果提出上控，那總應該是可以的，但是須去尋律師。他急忙去打聽兩個有名的律師法那林和米其杏的住址，恰好在審判廳裏遇着了法那林，他將今天的審判由於陪審官的過失而使無辜的女子流徙西伯利亞的情形說給他聽，想要到高等審判廳去上控，要用多少錢也不計較。法那林是忙得很，他說明天把這件案子取來看一看。禮拜四下午六時，叫南黑留妥夫到他家裏，給他回信。

這時南黑留妥夫才放心了一點，出到街上，只見一片好天氣，他吸着新鮮春日的空氣，雇了一部馬車，到哥爾查克侯爵的家中，赴瑪



利亞小姐的約去了。

○ ○ ○

他到了哥爾查克侯爵家中，晚餐已經開始了。全家人都尊敬他，想他是瑪利亞小姐未來的夫婿。一看府中的客人，有自由黨員，銀行家柯洛梭夫，瑪利亞的表弟米海拉。席上柯洛梭夫非難現代的陪審制度，瑪利亞則談打網球之有趣與否。後來瑪利亞叫南黑留安夫到她母親那里去。這位主婦名叫沙費，是個躺臥着的婦人。將到她的母親的書房的時候，瑪利亞將要說出願意嫁他的話，不料他儘想着今天所遇的事，無精打彩的，瑪利亞問他，也含糊其辭，只說發生了一件重要的事情。他走進了書房，（瑪利亞並沒有進去）見了夫人，寒暄了

一會，夫人問他開展覽會的事，并誇讚他的畫才。後來他想退出室外的當兒，瑪利亞走過來了，他藉口說心神不寧，便告辭回去了。他回轉家裏，心裏又羞又慚，一人坐在椅上回想他的過去。他憶起復活節的那天晚上他姦污馬司洛娃的情形；他在廊下追逐她，把錢塞在她懷裏，便跑走的情形。他的精神興奮極了，他想從此以後改變他的生活，自己設定一種規則，決定永遠遵行。他禱告上帝幫助他，洗淨他。當他自言自語的時候，眼裏湛着眼淚，又是好，又是壞的眼淚。好的淚是奮起他多年墮落的精神本質所生的，壞的淚是痛悔自己的。他一人想了許久，走到窗下，把窗開了，那窗臨着花園，只見月白風清，真是新潔的良夜，樹枝縱橫的映在地上，空氣清爽已極。於是他的心

也感受着一種清潔之氣，不由得脫口叫道：「真好，真好，上帝呵！」

○ ○ ○

馬司洛娃受了意外的處刑的宣告，要再哭也沒有淚了。那天她到了六點鐘才回到監獄裏去，在石路上走了十五俄里，她疲倦極了。

第二天早晨南黑留安夫醒來，他只想到「馬司洛娃與法庭」，他又向法庭走去了。他想說老實話，向那些陪審官說出自己與馬司洛娃的關係。恰巧那時又開庭審問案件了，那天審的是強盜案子，被告是個十多歲的小孩。到第一次休息的時候，他就立起身來，走出圍廊，決意從此不回到法庭裏去。他去尋檢察官，在檢察官不願意見他的時候，他走過去了。他聲明他的來意，他打算與被告馬司洛娃會面。檢

察官問他何以要見馬司洛娃，他說馬司洛娃的犯罪，是他欺騙她，使她陷於目前的境況，否則不會受這樣嚴重的刑罰。檢察官雖說他的請求出於形式之外，但也只可允許，寫一張通行狀給他。他又向檢察官聲明，以後不能夠出席陪審了。

他從檢察官那裏出來，一直到臨時拘留所去。但是那里并無馬司洛娃這人。管獄的人說也許她在待審監獄裏面，他又走到那里去，果然她在那里。因為沒有獄長的命令，不給他進去。他去會獄長，獄長不在家。他再到獄裏去尋副獄官，副獄官說他的通行狀是臨時監獄的，在這裡不能通用，并且天晚了，請明天來吧。并說明天十點鐘無論何人都准相見，他只得回家去了。

他那天很早的起身，坐了馬車到監獄外面，他走進獄裏去，說明要見女犯馬司洛娃，便被帶到女犯探望室去。馬司洛娃被女獄官大叫有人會她時，他只看一個富翁模樣的人立在網的外面，認不出他是誰。他眼中含淚，向她哀懇道，「我應做當做的事情，我應該懺悔。」她望了他一會，她喊道，「面貌很像，却還認不出來。」他又向她說，「我的行爲很壞，很惡毒。請你恕我。」後來他因爲在網外和她說話不便，請獄長領了她到外邊。她出來時，南黑留妥夫見她的頭髮亂蓬蓬的結成一塊，臉上又白又腫。他訴說了從前的事，她只說一點也記不得，早就忘了，所有的事情都已終結。她向他索十個盧布，旁邊有人監視着，他不便交給她，將盧布握在手裏。他雖然口口聲聲說求

她恕饒的話，但是她却不回答，好像沒有聽見一樣。她一會兒看着他的手，一會兒看那立在旁邊的獄長。當獄長回身的當兒，她趕緊拉着他的手，把鈔票取去，揣在腰裏。

南黑留妥夫會見馬司洛娃之後，他覺得完全不是從前的喀吉沙了。他見馬司洛娃以為她自己所處的地位，異常滿足，引為自傲，一點也不覺得可恥，使他十分驚愕。

到了他和律師約好會面的那天，他去訪問律師，寫好了訴狀，但須被告在呈文上簽名。他又有了和馬司洛娃會面的機會，他很歡喜。他到監裏，好不容易才得見着她，他說要她簽字在呈文上的話。後來他很堅決的說，「我想贖自己的罪，不用言語來贖罪，却用事實來贖罪

，我決心要娶你。」她皺着眉頭說道，「這個還有什麼用處呢？」她的態度完全是嘻戲的，後來他將去摸摸她的手，她發怒，她罵了他。  
南黑留妥夫看見她墮落愈深了，他才完全明白自己的罪孽的深重。

他從監獄內走出來，有一個看守的人給他一張紙條，是一個名叫德赫滑的政治犯寫給他的，也是一個女子。他見了紙條，便呆着了，起初他不知這是誰人。後來他想起來了，他從前到鄉間去獵熊，有一個女教師向他求助，告貸八十盧布，以供學費之用，他借了錢給她，這事早已忘掉了。此時她寫紙條給他，在他想來，是這個女人知道他到獄裏來，預備報告他的恩德。於是從前他和她遇見時的情形，又湧現於他的腦中了。

第二天早晨，南黑留妥夫去訪副縣長馬司亮尼可夫，這人是他從前在軍營裏的同僚。他到了馬的家中，很受歡迎。他請馬司亮尼可夫給他一張通行狀，使他可以和馬司洛娃、德赫滑二人會面。馬司亮尼可夫對他說政治犯是除了親屬以外不許人會的，一面寫好了通行證，簽了字，交給他。他出了副縣長的家裏，一直就到監獄裏去，順便先到獄長的家中去轉一轉。獄長正聽着他的女兒彈琴。南黑留妥夫向獄長說明要會馬司洛娃。獄長說現在她不便見人。因為自從南黑留妥夫給她許多錢後，她拿來買酒喝，今天竟喝醉了，簡直變成一個酒鬼。南黑留妥夫問他說，「那末政治犯德赫滑能夠會麼？」獄長說，「那是可以的。」於是他和獄長同到獄裏去，會着了政治犯德赫滑、放火



犯孟壽夫二人，他問他們犯罪的經過。談了一會，獄長宣告相見的時候已經終結，他們說話就中斷了。獄長向他說如其要會馬司洛娃，叫他第二天再去。他急忙走出監獄去了。

次日他又到監獄裏去看馬司洛娃，這一次獄長怕他再拿錢給她，監督比較厲害，所以相會的地點，也不在辦公室，而在女犯探坐室了。當他進去時，馬司洛娃已經在那里，她見了南黑留安夫，便走進他的面前，輕聲說，「請你饒恕我前天我說了些不好的話。」他答她說，「不是我饒恕……。」她又用惡意的眼睛看他，叫他離開她。他說爲她的事將到彼得堡去運動，務必撤廢這種判決。她說，就是不撤廢也是一樣的。她固然無罪，這裡的人無罪的人還很多。又問他會着了

無罪的孟壽夫沒有，稱她是一個良善的婦人。他問她需要什麼東西，她說不要什麼。她又說願意移進醫院，以後酒也不再喝了。這時南黑留安夫看見她的眼睛正含着笑，已不是從前的那樣了。他才感出一種新的感情，深信愛情終不會失敗，心裏想，她完全又是一個人了。

南黑留安夫去後，她回到囚室裏，脫了囚衣，和同室的有癆病的婦人，老婦孟壽夫們談話，有的要喝酒，她拒絕了，說不再喝酒了。

（以上爲前篇五十八章梗概。）

○ ○ ○

馬洛司娃的案子在兩星期內就要提到大理院去了，南黑留安夫打算到彼得堡去，如其大理院控告不成功，他便要上訴於皇帝，這是律

師替他出的主意。依律師的意見，上訴的理由很薄弱，恐怕沒有什麼結果，上控一失敗，馬司洛娃在六月初頭就要起程赴西伯利亞，所以南黑留妥夫想去看他的田產，摒擋一切，以便隨她到西伯利亞去，他先到他的一處大田產去，那地方做科司敏司奇村。

他從前受了新思想的影響，打算把承繼得來的田產分配給農民，後來因為他進了軍隊生活，浪費奢侈，也就把此事忘懷了。到他母親死後，他又承受了財產，因此又提起他對於土地私有的問題來。以後他將有西伯利亞之行，還要和監獄世界發生複雜的困難的關係，爲了這個，一定需要社會上的地位，而最緊要的却是銀錢，所以他不能依照從前的情形辦去，他決定將田地用低價租給農夫，使他們自由耕種

，能夠離開地主獨立。這雖是姑息的方法，也可算奴隸制度解決的第一步。

他到了科司敏司奇村，會了管理人，視察他的別莊以及歷代苦心經營的領土。他看了那些田產之後，他應否保持土地的問題，又起伏在他的胸中，他如到西伯利亞去，土地自然用不着了，但能一生都消磨在西伯利亞麼？捐棄田地是很容易的，可是再想恢復，却就極難了。他的疲乏的身體躺在牀上左思右想，越想問題越多，不能夠解決。

他約好農夫們在次晨談話，到九點鐘，農夫們已經聚在球場裏等候他了。此時天正微雨，草上樹枝都滴着水珠兒。他在早餐後出去見他們，他有點畏縮而且羞澀了。管理人先對農夫們說：「侯爺要想賞

給你們一點恩惠，……把田地租給你們。」接着就是農夫們發言，有的攻擊那管理人。後來南黑留妥夫決定以百分之三十的租價，貸地於農民，他的收入因此減少一半，次日契約簽了字，他又向他姑母遺贈於他的田產那里去了。

那里就是他會着喀吉沙的地方。他去時恰巧姑母不在家，只有管理人在那里。他走過從前喀吉沙一起嬉戲的地方。他巡視了一週，吩咐管理人召集農夫，他要同他們說話。

農夫們聚集在村長的院子裏，紛呶不已，見他來了，大家摘帽爲禮。他看此村的農夫，較之科司敏司奇村的人更窮苦，他鼓着勇氣，開始說話。把自己要拿田地一齊交付給他們的願望告訴大衆。農夫們

却默然不語，臉上的神色也毫未改變。他向大家說各人都有一個使用田地的權利。有兩三個聲音說，那是一定的，的確是這樣。他將他的計畫都說完了。農夫們却不相信他的話，也不明白那些話的理由，而且提防受他的欺騙。

那夜月明如晝，他到庭中閒步，想起種種的問題，又想救出吉喀沙以償自己的罪過。天降了雨，他才回到寢室，過了一會，風消雲散，月亮重又出現，他終夜不能入睡，直到次晨。

翌日他叫管理人在農夫裏面選出幾個代表來，他再把昨天想着的意思說了一遍。大意說：「土地是大家公有的。大家對他都有同等的權利。可是田地有好有壞，人人却都願取得好的田地。要用一種方法

使分配公允。就是使用好田地的人當把代價付給不着的人。因為難於說出誰當付錢給誰，又因為公共的消費需要款項，所以我們應當設定：使用好田地的人應當把那田地的價值付給公共，以應他的需要。那麼人人都可分享得平平均均了。倘使你想使用田地，可付代價——多的當得好田地，少的當得壞田地。倘使你不願意使用田地，便儘可一點也不付，可是使用田地的人就要替你付稅捐作公共的消費了。」

他說了之後，幾個代表，似乎懂得了。第二天大家都沒有上工，紛紛計議此事，有的主張即時答應，有的怕受南黑留妥夫的欺騙。有一個老婆婆出來說明了南黑留妥夫的為人，保證他決不致於騙人的，大家才決議依從他的計畫。南黑留妥夫見自己的主張實現了，他的心裏感

着愉快。

他歸途所過的城鎮，觸目都覺得新穎不同，他回到家中，僕人們正在吵嘴。自從他見了農夫們的愁苦生活，他不能再這樣生活下去，便把自己的邸宅托他的姐姐照管，他決心去住在客棧裏。

次晨他到監獄附近的客棧裏，租了兩間屋子，把東西送到那里，他便去會律師。律師法那林對於放火犯孟壽夫一案認為蹂躪人權，頗為憤慨，因為是村中的主人自己放火，以圖保險金，豫審推事和檢查官却判孟壽夫有罪。第二個案子是皮留可娃，須上訴皇帝。以上二案都是南黑留妥夫托他辦理的。以後南黑留妥夫便坐了馬車到監獄去會馬司洛娃，到了那里，管獄官說她在醫院裏面。他進了醫院遇見醫生



，說明要會一個囚婦被派到這里充當保姆助手的。馬司洛娃出來見了他，臉上發出紅暈，他覺得她與從前兩樣了。他告訴她將到彼得堡去。

○ ○ ○

南黑留妥夫在彼得堡要做四件事情：一是上馬司洛娃的呈子於大理院；二是控皮留可娃的呈子於呈文委員會；三是德赫滑托他的兩件事；四是要救那些討論福音被流放高加索的教徒。他到了那里，雖則不願再鑽進貴族社會裏去，但因為要使事情妥貼，他不能不去住在一個上流社會而且有勢力的伯爵夫人蔡斯奇的家中。夫人是他母親的姐姐，前任國務總理的妻子。他早已知道南黑留妥夫援助罪人，環遊監

獄，糾正案件種種奇怪的事情。南黑留安夫簡直把他和喀吉沙的關係和盤托出，請她幫他的忙，因為她的丈夫同大理院的人很熟的。她答應寫一封信給克利茲麥司男爵。再寫一封信給瑪麗愛脫，轉托她的丈夫，因他在監獄方面頗有勢力。他接了那信，便去訪問，先到瑪麗愛脫的住宅，到了門口，侍者回答不會。他剛要走出，只見瑪麗愛脫打扮很整齊，就要出門上車，他將信交付，瑪麗愛脫允許他破格盡力去做。第二處他想到大理院去，在那里他知道馬司洛娃的呈子已經收到，並且已經通過，由大理院議員華爾甫準備考核和報告。他到華爾甫處去查案，知道在禮拜四那天聽審這個案子。他接連又奔走幾處，律師法那林也來了，禮拜四審議的時候，法那林說辭以後，經議員斯科

佛羅尼可甫的提議，拒絕了控訴。認地方審判廳的判決是對的。憂愁的雲霧，便籠罩於南黑留妥夫的全身了。此外尚有教徒一案，又使他在彼得堡逗留了幾天，然後才回到莫斯科。

他回來後，即刻到監獄醫院去看馬司洛娃，通知大理院拒絕控訴的惡消息，他這時也不想這事成功了，他想慣了到西伯利亞去，在囚犯中生活，如其馬司洛娃果然釋放，那以後他們的生活如何造成呢，他到了醫院，看門的人是認得他的，立時告訴他說馬司洛娃已不在那里，仍提回監獄裏去了。他詢問那原因，看門人笑着答道，「哦，大人，這種人是什麼東西，她勾上了那個醫藥助手，所以醫長就命令她回去了。」南黑留妥夫以前他想馬司洛娃的心和他多麼接近，他被這

消息一駭，幾乎失了魂魄，他的痛苦也極難受了。

他躑躅着向監獄大門走出，進了監獄的門，會了新獄長，馬司洛娃便允許出來和他會面。她見了他的又冷又硬的神氣，她便一陣紅暈，面上漲得飛紅，只得用手摺弄她的衣邊，兩眼也垂將下來，他又不去同她握手了。他覺得她是十分可恨。他告訴她說大理院已拒却了上控。她說，這是她已知道了的。他取出上訴皇帝的呈文，叫她簽字，她流着淚簽字了。南黑留安夫這時已饒恕了她，想要安慰她，并說，無論結果如何，他的決心是保存着不變的。

馬司洛娃和醫藥助手是怎樣私通呢？那是很簡單的，醫藥助手見了馬司洛娃，他囉唆她已非一日了。馬司洛娃在藥房裏，他又去纏攪

她，她想擺脫他，他的頭撞在一個櫥架，兩個瓶子墮將下來摔破了。那藥房裏是沒有別人的，恰巧那時候醫長經過那里，聽着瓶碎的聲音，又見馬司洛娃紅着臉跑出來，他就喝她是私通了，馬司洛娃是這樣的為一個情人的調弄而被逐出了醫院。

○ ○ ○

馬司洛娃將和第一批人犯遣送西伯利亞，南黑留妥夫同她一起出發，所以有許多事情須得準備。第一件是關於馬司洛娃的上皇帝的呈文；第二件是處置田產的事，在科司敏司奇收取租價；第三件是幫助囚犯，因為他允許了他們。此外還有可以稱為他的第四件工作的，就是對於刑律，監獄制度等的懷疑。依他這次的經驗，他所見得的犯罪

共有五種：第一種是爲馬司洛娃，孟壽夫等人所受的冤枉罪；第二種是因爲一時的忿怒，嫉妬，酗酒等特別事情而犯的罪，這種罪說不定誰也容易犯着的。第三種是在犯罪人自己的意思，看那行爲是十分自然，而且是善良的；但在造法律的人却以爲是罪惡。如像私販酒類，到皇族的大田產，或森林裏採伐木材；侵略教會的不信教的人都是。第四種是在道德上他比一般社會的思想高超，因此問罪，如政治犯，社會主義者，罷工者都是。第五種是因受社會的壓迫至於犯罪的，如流氓，偷兒，強盜等。在南黑留妥夫看來，這個大問題的解決，實是非容易的事。

馬司洛娃一千人犯，已定七月五日出發，南黑留妥夫也準備好了

。前一天他的姐姐娜泰萊，姐夫羅瓜金斯開都來看他。他和他的姐姐相差十歲，從幼時起彼此互相親愛。中途上他進了放蕩的軍隊生活，他的姐姐也戀上了情人，兩人都敗壞了。羅瓜金斯開是一個庸物而忠於職務的人，心地窄小，南黑留妥夫有點恨他。這次他們之來，是因南黑留妥夫托他們管理他的住宅，但在羅瓜金斯開看來，他無異於是南黑留妥夫的法定監護人了。

馬司洛娃一千囚犯趁下午三點鐘的火車離開莫斯科，南黑留妥夫將和囚犯一起到車站，他打算十二時以前到監獄裏去。那時正是七月，天氣很熱，日光晒在道上，駕車的馬也戴着遮陽。他到監獄去時，囚隊還未離院，點交和接收囚犯的工作，在清早四點鐘就開始，直到

那時還沒有完工。囚隊共有六百二十三人，女囚六十四人，除病弱者外，其餘統交給衛隊。門外有二十輛大車，和送囚犯的行的親友。南黑留安夫也擠在羣衆裏，站在那里已有一個鐘頭了，只聽着轟轟的鍵索聲，得得的脚步聲，吡吡的喝令聲，哼哈的咳嗽聲，和一羣低低的怨艾聲。女囚和病囚坐上馬車，男囚徒步，護送的指揮官發令「開步走，」於是這悲慘而奇特的一隊就向車站出發了。坐在馬車裏的女囚，放聲悲泣。囚隊是很長的，載行李和病罪人的車子發動時，前面的人早已看不見了。末一輛車走動的時候，南黑留安夫上了在那里等候他的馬車，叫車夫追趕前面的囚犯，在囚婦裏去尋找馬司洛娃。馬車趕上了，他認出第二排的第三個人便是她。她的肩上扛着包裹，眼睛



直向前望，面上露出安靜和剛毅的神氣。他下了車，打算走上前去問她收到了他所送的東西沒有，不料衛隊的人員便走過來趕他，說挨近囚隊是違章的：除非到了車站。他不得已叫車夫把空車趕在後面，他跟着前行，他走的和囚犯一樣快，大約走了九百碼的路，因為天熱，他又上了馬車了。走了一會，囚犯已有幾個因熱死去的了。

到了車站，南黑留妥夫在車上看見了馬司洛娃，他問她收到了那些東西沒有，又問她還要什麼，又談了一會囚犯中暑死去的事情。直到衛隊的人員來干涉，南黑留妥夫才離開那輛車子。

南黑留妥夫是搭第二班車去，距開車還有兩點鐘，便在候車時裏打盹，他的姐姐娜泰萊來送別，他和她談起囚犯死在路上的可怕的情

形。娜泰萊去後，南黑留安夫坐在三等車室後面的小露台上，對於犯罪與監獄等事想了一會。（以上為中篇四十二章梗概。）

○ ○ ○

馬司洛娃第一隊囚犯已經前進約有三千里路了。她和別的犯人被遣發到白耳莫村，因此她能夠和政治犯一同去。在旅行的途中她受了不盡的苦，一般顛狂的惡徒，時刻調戲她，因為她的容貌很秀媚。她總是拒抵不理男犯的那副媚態，這實在使他們生氣，使他們對她生一種惡意。直到她被許可和政治犯同居，她的地位才好受些，惡徒的攪擾可以免去。她在政治犯裏認識了瑪麗潘甫洛納與西蒙生二人。瑪麗很漂亮，西蒙生是一個蓬髮深眼的青年。他們三人互相扶助，也去扶

助別的囚犯。

九月的一個潮溼的早晨，下了雨雪，護送官長，給他們的零用錢。馬司洛娃等買了雞蛋、麵包、魚、餅乾。囚犯們都點過了名，檢察了他們腿上的鎖鏈。這時忽然聽見官長的發怒叫嚷聲，和小孩哭啼般的打人聲。她和瑪麗兩人往外一望，見着一個軍官打破了一個苦力犯的臉，那犯用一隻手揩着他流血的臉，另一隻手抱一個圍着毛巾的小孩，小孩正驚喊着。原來那囚犯的妻子中途死了，他要抱這小孩，說了一句加上手鐐就不能抱孩子的話，惱怒了軍官，所以這樣懲治他。軍官命令衛兵將女孩帶走，瑪麗趕忙上前去哀懇軍官，說她是政治犯，願意領那女孩，得了許可。

馬司洛娃得和政治犯在一起，是很幸福的。她的身體和精神都感到舒適。那些政治犯的人格好的居多，使她受了不少的感化。她對於瑪麗極親近，恭敬而愛慕。因此她受了瑪麗的感化。此外還受一個感化：就是青年西蒙生給她的，這是因為西蒙生愛瑪麗而起。西蒙生是一個發餉官的兒子，因憤他父親不正的行爲，就離開家中，不再用他父親不潔的錢。他加入了平民團，擔任一個村中教員，對學生和農夫大膽的宣講，解釋他所承認的公理。他被捕去審判，因此就處了流刑。他對於馬司洛娃發生了愛情，是無肉慾的戀愛。他的溫暖的愛情，使馬司洛娃受了不少的感化。她早看出他是愛她，知道這樣的人竟然會對她有愛情，反倒把自己的聲價抬高起來。南黑留妥夫之愛她，想

娶她，是因以前所做的事，由義俠心而起的。西蒙生之愛她，是看她是個異常的女子，有非常高尙的品德。她將使自己不失望於他，所以她極力喚醒自己，造成她所達到的最高品德，努力改過爲善。

一直到他們離開白耳摩城，南黑留妥夫只和馬司洛娃會過兩次面——一次在尼此里妥夫高羅地方，罪犯登船被鐵網所圍之前看見的，一次是在白耳摩監獄裏看見的。他兩次會見她，她對他都很冷淡畏縮。他問她要什麼東西，身體舒適嗎，她總是含羞敷衍他。除這兩次之外，南黑留妥夫便沒有機會遇着她，這是因爲護送官不許閒人接近囚隊的原故。他每到一個獄站，曾向獄官請求與馬司洛娃會面，都未得許可，所以有一星期沒有和她見面了。

後來到了一處獄站，他想去探望他們，得獄官的許可後，就被導進囚舍裏去。那囚舍只有三所平房，一所是囚犯住的，餘下二所爲護送兵卒與將校所住。那所囚犯住的房子，本來最多只能容納一百五十個人的，現在却住了四百五十個囚犯，裏面擁擠不堪，有許多站在外面的院落裏。他走到了政治犯的房間外面，西蒙生正在燒火爐，馬司洛娃正用一個無柄的掃帚掃除塵土廢物，她穿着白衫，一塊手巾蓋在她的頭上，她見了南黑留妥夫，臉上漲得飛紅，急忙將掃帚放下，在衣角上拭她的手，站在他的前面。他同她談了一會，她回答了幾句，就沒有別的話說了。南黑留妥夫在那屋裏又認識幾個囚犯，他想和她私下談話，不料有獄吏來催他了，他把一張三盧布的鈔票放在他手裏

，這才無事。隔了一會，西蒙生來尋南黑留妥夫談話，西蒙生向他說，想同馬司洛娃結婚。南黑留妥夫答說：「與我有甚關係？這是看她了。」西蒙生說：「是的，不過她沒有你，她心決定不了。因為你和她兩人的關係沒有安頓好，她的心拿不定。」南黑留妥夫說：「至於我的關係，早已安頓了。我所要做的，就是我認為我責任的事，同時要恢復她的命運；但是我一點不存心強制她。」西蒙生說：「不過她不情願受你這樣犧牲。」又說：「……若她不情願受你的幫助，就讓她受我的幫助。……我總想靠近她住着或者乘此能恢復她的命運……」南黑留妥夫答說：「我有什麼可說，我很喜歡她有像你這樣一個保護人。」西蒙生急忙說：「……我是我這樣愛她，這樣願她快樂。」

那末你會以為她同我結婚是正當的嗎？」南黑留妥夫答說：「唔，那自然了。」西蒙生聽了南黑留妥夫的一番話，他快活極了，跑到南黑留妥夫的身旁，微笑着親他的嘴，說要把這話告訴給馬司洛娃聽去。

西蒙生去後，南黑留妥夫一個人在那屋裏想他的心事，他聽西蒙生的話，他想自己可以自由脫離他所自認的責任，一方面又不快樂，因為他的犧牲精神，被西蒙生破壞了。他正在想時，馬司洛娃走進來了。她說是瑪麗叫她來的。南黑留妥夫說，你來得正好，我很想同你談談。他又說起西蒙生已和他講過那一番話。他剛提起西蒙生的名字，她的臉就紅了。她問道：「他說什麼了？」「他告訴我，他要和你結婚。」……「我配做什麼人的妻——我，一個罪犯？為什麼我又要



去破壞西蒙生？「那末只要收回那句話好了？」唔，讓我去吧，沒有什麼再可說的了。」於是她起身走出去了。

夜氣嚴寒，星光閃爍着，南黑留妥夫向他的旅舍走去，到了房間裏，臥在沙發上，想起了許多的問題。他和囚犯在一起生活，已經是三個整月了，他所受的印象是：一、熱心的，有才能，最強健的，真的，受了流刑，離開人世，狡猾危惡的人，反得自由。二、那些人屈伏在人類超性的不自然底下，因為有了刑具——鎖鏈，囚衣等，剷除了他們的品格，名譽，廉恥。三、他們終日在危險中，不得不用暴虐，可怕的手段防衛自己。四、善良的人，一度入獄，便受了惡環境的薰染。五、暴虐和無人道的舉動不但為政府所寬容，而且准許，

有意的使這一般人敗德腐心。他又想起監獄和每處獄站的情況，還有法庭等等，一直想到雞叫了第二次，才閉着眼睡覺。

第二天他又乘了馬車，匆匆去追上了囚隊。囚犯們看了他，都向他致敬。他見馬司洛娃和西蒙生也在大隊裏面同行。到了一條河邊，車輛將要渡過河去，都乘上了木筏。他見了馬司洛娃在西蒙生的身旁，他生了不能克制的深感想。到了對岸，他去投宿在一家旅館裏，那旅館比較還清潔舒適。他安放行李後，便去拜訪鎮中的省長，見面以後，他把馬司洛娃受冤的情形以及他上呈文於皇帝的事說了一遍。省長說關於此事已有消息傳到他這裏來。他別了省長，便到郵局裏去，他說了自己的姓名，便得了一封待取的信，那信是賽列寧寄來的，他

心中突突的跳躍，猜想這是代馬司洛娃訴呈的答案來了。他拆看了信，馬司洛娃的赦罪狀也來了。赦罪的公文，已寄到她被囚審問的地方去了。這是可喜而且重要的消息。他想從此以後，百事都解決了。他急忙離開郵局，吩咐車夫一直趕到監獄裏去，報告這個好消息。

他設法向省長討得了執照，進了監獄，會見了馬司洛娃。他說只要公文原文（他收到的是附在信裏寄來的抄文）一到，她就可以出獄，隨便住在什麼地方都可以。她說，西蒙生到什麼地方，她也跟他到什麼地方去。南黑留妥夫很感着疲乏與冷淡，他和同他一起到監獄去參觀的英國人走出監獄，他走在路上只是乏味與失望。

他回到旅館，并不去睡，只在屋裏踱來踱去。他爲馬司洛娃做的

事從此完了，以後他不能出力了，使他覺得羞慚。想起了許久，便坐在燈下的沙發上，不意的打開那英國人送給他紀念的聖經來看，他想，有人說在這本書裏無論什麼地方都可得着答話的，他翻開了聖經，就讀馬太福音十八章一至四節，五至六節，十一至十四節，二十一至二十二節，二十三至三十三節。他非常動心的是「登上訓衆」那五節。第一，勿怒。第二，勿姦淫。第三，勿背誓。第四，勿圖報復。第五，要愛仇敵。他看完了，坐在燈下呆想，他想他的生活上的責任還多一樁工作做完，還有別的新工作要做。那一夜他不能睡覺，他受了一個完全的新生活的啓示，他的新生活的新紀元將在以後達到目的。

（以上爲下篇二十八章梗概，全書至此告終。）



復活 (Boskresenje) 是托爾斯泰 (Leo Tolstoj 1828-1910) 在 1899 年的傑作，那年他正是七十歲。他因為都波爾教徒移住北美洲缺乏用費，故作此書，以稿費充用。初版的發行權，以一萬二千盧布賣給尼瓦雜誌。後經檢查官的無理的刪削，甚至抽去全章，他又重新改作，比第一次稿要長許多。尼瓦雜誌社發行者馬克斯公司又給他一萬盧布的稿費。此作發表後，轉載的很多，曾引起版權的交涉，後來托氏特放棄了著作權，并聲明非埃尼瓦雜誌，登載完畢後，他家不得轉載。

此作實為托氏畢生的佳作，法國羅曼羅蘭作托爾斯泰傳，曾說復

活是托氏藝術的聖書。托氏的思想，精神，宗教，和他的藝術的技巧，悉表現在此作之內。題材是單純的，已重述在前面了。總觀全作，托氏吐露他對於事物的見解，極細密透澈。對於人物的描寫，心理的解剖，備極靈活。他的如炬的眼光，注視社會的缺陷，而下強勁的批評，閱者在此作各章都可以感着的。尤其對於俄國的裁判制度，監獄制度，囚犯的待遇諸點，用力描寫。在精細的描寫中，他的徹底的批評眼放着光芒。即使我們不談原作所含的問題，只把牠作爲一個藝術品看，已是近代稀有的作品，舉一個例來說，比如原作第十七章（此章因本文節省篇幅，沒有重述。）作者描寫青年南黑留妥夫姦污馬司洛娃的那一夜的文字，我們絕想不到這是出自七十老翁的手筆。托氏

的人道主義的汎愛，由他的不偏倚的雙眼去臨照一切。據羅曼羅蘭的批評，托氏描寫南黑留安夫，也不免稍有缺憾，就是缺乏客觀的實在性。又篇末以宗教論作結，不脫一種的教訓與主張，這一點也有人非難他，這是無關緊要的。

復活俄文原本，刪節之處很多。毛德夫人 (T. Maude) 的英譯本，據說是譯自托氏原稿，比較完全。英譯本名 Resurrection。我國有耿濟之君的全譯本。爲共學社叢書之一，商務印書館出版。

中華民國十八年四月初版

# 水沫集 (全二冊)

(定價銀八角半)

(外埠酌加郵費匯費)

著者 謝 六 逸

出版者 世界書局

印刷者 世界書局

發行者 世界書局

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 暨各省 世界書局

不 准 翻 印



20

